

前夜

陽翰笙著

抗戰戲劇叢書第一種

中華圖書公司發行

1938

夜前

著笙翰陽

抗戰戲劇叢書第一種

中華圖書公司發行

1938

前夜

陽翰笙著

版權所有

1938.1.10初版

1—3000冊

發行人 唐 性 天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實售大洋三角五分

前 文 (四幕戲)

時代：一九三七年七月

地點：天津

季節：夏

時間：第一幕——夜十時

第二幕——次日黃昏

第三幕——次日晚十二時

第四幕——接三幕直至黎明

人物：

百次山 四十二歲

鄭文萱 二十六歲

白青虹 二十二歲

小 萱 (不入場)

劉濟成 三十歲

林建中 二十歲

孫立羣 二十八歲

張敬軒 四十歲

楊四爺 四十五歲

青年甲、乙、丙、丁。

僕人

茶房

流氓

第一幕

景：白次山宅中之花園：舞台對觀衆正而爲白石走廊，走廊正面通過處有兩石柱直立，柱上有隱光燈。柱下有石階，正中爲一八角門，門上有乳白色之圓燈。舞台之左右面均是竹編籬笆，籬笆上攀着玫瑰花草，台左籬前有樹，樹下有石凳。台右籬前雜植花草，花草旁：近台中有籐棹椅及帆布椅數張。

幕開時，場上燈未燃，僅有隱隱夏夜天光，能辨人物之輪廓而已。忽有一人影於廊之左端趨出，右柱邊有一極速之動作；聞有足步聲，便向八角門閃進，劉濟成追蹤入，黑影已消滅，劉稍一張望，忽發現柱上粘貼着警告書一張，閱後大驚，開燈，呼僕人。

劉：快去請老爺來！（僕下）

（白次山及其妻文萱由角門中進）

白：什麼事？你驚驚惶惶的幹什麼？

劉：（指柱）你瞧！

白：（讀警告書）「讀好白次尚注意！」（止讀）

萱：（接讀）「你假使還有一點良心的話，馬上就停止你的一切賣國行爲。」

白：（未俟她讀完即搶過一把撕下，憤怒的）這是誰幹的？

劉：剛才我在走廊邊，看見一個人影子立在這兒，我追了過來，那影子一閃就不見了。（劉將警告書接過來又仔細看一看，揣在懷裡。）

白：（急插口）那麼你看清楚沒有？是誰？

劉：剛才這兒燈沒有開，我只看見一個影子，我把燈開了，找遍了也沒有找着。

白：誰這大胆，敢到我公司來搗亂？

劉：哼！我到疑心一個人。

白：誰？

萱：（同聲驚問）誰呀？

劉：那影子也有點像。

白：像誰呀？

萱：我們家裡的人？（上兩步）

劉：自然不是你們府上的人。

白：聽差的有這麼大胆子嗎？

劉：你忘記了你們那貴西賓啦？

白：（皺眉沉思不語）

萱：（大驚）啊！（慢向書房門邊走去。）

劉：哼哼！

白：你何以見得是他呢？

劉：不是他是誰？

萱：不見得吧！（反身對劉）

劉：四爺，您不想想那小子自來就不是安份的樣兒，我瞧着就不順眼，那影子挺高，挺瘦，不是他是誰？

白：（躊躇）也許是外來的呢？

劉：這麼又大又深的宅院，誰還混得進來？而且門口還有把門的巡捕，這周圍左右都是大公館，並且生人進來，也沒有那麼熟呀！

白：（稍一思索）我看還是得仔細去查一會（按鈴）

（僕上）

白：李貴，你知道嗎？這兒鬧了賊了！你快去把下邊兒的人都叫出來，要他們馬上在公館各處查一查，看有什麼可疑的人，可疑的形踪沒有，再去問問把門的巡捕，剛才有沒有生人進來，快去！

僕：是是！（急下）

劉：查，怎麼查得出來？

白：你無憑無據，那怎麼能够認得定呢？

劉：哼！我是認定啦，當那小子一來教書的時候，我看着他那種個頭個腦古裏古怪的神氣，就不是樣兒。別說我啦，見着他也一點兒禮貌都沒有，可見得他心裏一向就沒有把咱們放在眼裏，而且他雖然住在這兒好像這兒有誰要吞掉他似的，教書的本子剛一放下，掉轉頭就向外邊溜。這年頭兒，人心不古，誰知道那小子常常跑到外邊去幹的是些什麼事兒！這一向，外邊接二連三鬧的這些大亂子，還不都是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青小夥子幹的！哼，你不聽我的話；以後且有麻煩搗呢！什麼樣的人，我鼻子一聞就聞出來啦！沒錯。

萱：你到底什麼時候看見那黑影子的？

劉：我不是馬上就請你們來的麼？

萱：（微笑）那就有點兒不對了。

1
白：唔？

劉：怎麼？

萱：要是早一點兒我就知道了，剛才你請次山出來，林先生是一直在書房裡跟孩

子們講故事，我還在那兒聽了半天才出來的，他一步也沒動，怎麼會是他呢？

劉：（不信）你是剛才離開書房的麼？

萱：（向白）你問次山，我是不是剛才從書房出來？（走向台左坐椅上。）

劉：（冷笑）那就奇怪了。

萱：（笑）所以沒有一定的證據，就不能隨便冤枉人。

白：濟成，穿什麼衣服，你看清楚沒有？

劉：我看像穿着西服。

萱：你眼就那麼準麼？剛才你不是說只看見一個影子嗎？

劉：是影子呀，不過是一個穿西服的影子。

（僕上）

僕：四老爺，剛才前後左右都派人仔細檢查過啦，什麼都沒有，巡捕門房也都問過啦，都說這兒晚上沒有什麼生人進出過。

白：好，下去吧！告訴他們別隨便亂曬，關於這件事，不許再提。再去通知門房和看門的巡捕，這兩天門口要留神！

僕：是是！（下）

白：（沉吟不語）

萱：依我看，還有一個人，也不能不注意。（向台左走兩步）

白：（不懂）唔？

劉：你說的是……？

萱：我說的是我們的那位大小姐。（坐圓桌左椅）

白：笑話！

劉：（冷冷的）你又何以見得是她呢？

萱：（向白）你想想她以前那份勁兒。

白：那還是她小孩子的時候的脾氣，現在不是很好了麼？

萱：哼！小孩子？我看她的心眼兒比咱們還多呢。

劉：心眼兒多也不是壞事呀。（笑）

白：（搖頭）我看決不會是她。

萱：（憤然）哼！你忘記了她以前在家裏搗的那些亂子了麼？就是去年你替她定妥了的那門親事，她不是跟你又哭又鬧，說是你們爲了自己升官發財，却把她拿去當作跟日本的走狗聯絡感情的禮物，她是死也不願意幹的嗎？還有就是那年春天……

白：（攔她）這是她以前鬧小孩子脾氣，你老說她幹什麼？

萱：（冷笑）這還是小孩子脾氣嗎？還記得不記得自從那回爲了親事大吵大鬧之後，她不是還一定要你把她的父親的遺產，分給她嗎？這也都是小孩子發脾氣，（搖

首）我還沒聽說過。

劉：那個年青人不鬧脾氣，這算得了什麼！

白：你們女人的心眼兒真狹，這些事情都會記住一輩子。以前呢，一來是她父親去世太早，二來我對她的教養也疏忽一點，所以弄得脾氣非常之壞，可是自從去上海唸書回來，也學着點人情世故了。這半年變得非常之好，對於她以前那些孩子脾氣，都好像表示很懊悔，對於我也特別的親熱，所以現在簡直同我親生女兒一樣，常常替我辦點事，也很勤快，很穩着。你要是疑心她，那真未免太神經過敏了。她平常對你也很不錯，青虹總算是自己的孩子，作長輩的應當寬大一點，不要起這些瞎疑心。

蒼：（憤然）你說什麼？我瞎疑心？那末剛才那張警告書是誰幹的？林先生是外人，當然可疑，不過剛才我是親眼看見他一直在書房裏的。既然不是他，那還有誰？我不過是說說我的一點意見，就是了，隨便你們相信不相信，我沒有什麼成

見，反正罵的是你，不是我。

白：你懷疑人也得有點影子呀。

劉：（微笑）對啦，四太太剛才不是說得很好嗎？沒有一定的證據，就不要隨便冤枉人！

（文萱憤怒的剛要說話，忽然八角門裏傳出青虹和小萱的嘻笑聲，他們在裏面說）

虹：弟弟！今兒晚上先生又跟你講什麼啦？先生現在那兒啦？

小：先生在書房裏啦。

虹：小山哥哥呢？

小：小山哥哥早睡了。

虹：你也找劉媽睡覺去吧，瞧：鬧得小眼兒都睜不開了——就這麼去嗎？我怎麼叫

給你的。說 Good night!

小：姐姐，「古符來！」

虹：好弟弟，（自八角門上，身子還偏向裏面，揚起手向小萱招着「Good night」帶着笑容跑下走廊）四叔，你叫我寫的信我都寫好了，擺在你書房抽屜裏，公司裏的電話也打過了，他就明晚早上把保單送來，還問你有什麼吩咐沒有，他就照昨天您所說的辦啦。

白：（甚爲許可的點點頭）

虹：四燴，明兒光明開秀蘭鄧波兒的小玲瓏，您去不去看？

萱：（冷淡地）不一定，你近來天天都去看電影嗎？

虹：不，我也常常在家裏看看書。

萱：你在看些什麼書？

虹：（笑）我在看啼笑姻緣，這書到挺有味兒的。

萱：（有意地）你今天看報沒有？（一面說一面向台右走）

虹：看啦。

萱：前天蘆溝橋一打仗，聽說天津的學生又活動起來了，是不是？

虹：大概是的吧！

萱：像前年冬天那次學生遊行，鬧得真厲害，可惜你那次到上海去了，不然你恐怕一定也要去參加的罷，像你這樣熱心愛國的人。

虹：（笑着搖頭）我呀，不見得。

萱：爲什麼，你以前對着這些事不是頂熱心的嗎？

虹：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那些國家大事，做官的老爺們都不管，我們着急有什麼用！我現在真是愈來愈灰心，也愈來愈懶了，像這半年來我在家裏，幫着四叔作作事，閒下來和弟弟玩玩，陪着您看看電影到也過得很不錯。

劉：（陪笑）大小姐，您現在的心眼兒真明白得多了。

萱：（有意地）你明白得真「快」呀。

白：（緊接着）你們不要盡提這些閒話。青虹，我告訴你，剛才這兒發生了一件事情

。（文萱看他一眼，他不理她。）

虹：什麼事！

劉：（搶着說）在這石柱上，發現了一張警告書。

虹：（一驚）什麼。警告書？那兒來的？

萱：（看她一眼）那誰知道哪兒來的？

虹：（追問）那上面寫的什麼？

劉：（將警告書鄭重的端出來）這兒哪！

（雙手遞給青虹）

虹：（忙接過來仔細的看完）奇怪，咱們家裏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劉：所以這就值得研究囉！

虹：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白：就是剛才。

劉：是我剛才進來，在走廊上看見一個黑影，樣子很奇怪，等着追過來一閃就不見了。接着我就發現柱子上有這樣一張紙。

虹：外人是容易進來的。

劉：我也是這樣說呀！

虹：（想一想）那麼據你們的揣測呢？

萱：（插口）濟成疑信是林先生，你看呢？

虹：（向劉）爲什麼？

劉：（冷笑）除了他還有誰？這兒都是自己人。

虹：（將警告書再仔細看一看，又抬頭思索，文萱將警告書接過去看一看，就擲給濟成。）

萱：（冷笑）你再看一看，是他的筆跡嗎？

劉：太太——他那會那麼優，肯把筆跡露出來！（給紙疊起還揣在懷裏）不過這筆跡也得研究研究，未嘗不是一個線索。

虹：今天晚上有些什麼人進出？

白：我都回過了，沒有什麼外人進出。

劉：我看除了他沒有別人。（有意的）大小姐，你看怎麼樣？

虹：可疑是可疑，不過，也不要斷定得太早了。

白：（點頭）我也是這個意思。

劉：這情形很簡單，還有什麼可考慮的呢。

虹：（想一想）別忙，讓我跟他談一談，也許……………

劉：你跟他談一談？

虹：唔？

劉：（有意的笑）大小姐跟他談，不大好談吧？

虹：（冷然）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劉：（陪笑）我沒什麼意思——不過我覺得大小姐同他談——恐怕談不出什麼道理來——因為這小子挺厲害的。

萱：（冷笑）到不是厲害不厲害的問題。

白：青虹，你跟他談談也好。濟成！這幾天你派幾個人到門口來多留點神。（起身）我還要給公司打電話去，濟成你跟我來，還有點事情。（兩人的聲，談着向八角門中進去。）

（台上靜一分鐘）

虹：（抑首）啊！今日晚上天邊的銀河真好！

萱：（揮扇）怎麼一點兒風都沒有！

虹：是的，那兒的樹葉子也一點兒都沒有動一動。

萱：（扇子不停的揮着）你不覺得熱嗎？

虹：我到不覺得熱。

萱：這真奇怪了！

虹：（微笑）四燻，這叫做心靜自然冷啦！

萱：哼！（又靜一分鐘）

萱：小萱去睡啦？

虹：早睡了。

萱：林先生睡了沒有？

虹：不知道。

萱：你沒有看見他嗎？

虹：我替四叔寫完信，就到這兒來了。

萱：哦！

虹：怎麼，四燻找他？

萱：（淡淡的）我不找他，不過剛才那件事情你覺得怎樣？

虹：很難斷定。

萱：我覺得他不像是做這樣事的人，對不對？

虹：看是看不出來的。

萱：那麼你也疑心他？

虹：我並不疑心是他，然而我也不能斷定不是他。

萱：我想對於他平素的爲人，你總比較清楚一點兒吧。

虹：怎麼？我會比較清楚？

萱：（冷冷的笑）小姐，別在我面前裝傻了吧！

虹：（也笑）四燴，這話是什麼意思？

萱：這有什麼！這些事，年輕人總是免不了。

虹：四燴，越說我越不懂了。

萱：還裝傻啦！

虹：我什麼時候在四孃面前裝過傻？

萱：好孩子，真有你的！不過我看你也不必在我面前嘴那末緊，你老實告訴我，我也許可以幫幫你的忙。

虹：四孃，您今兒晚上怎麼哪？

萱：我怎麼？我是誠心幫你們的忙哪。

虹：（微笑）四孃，您真太關心我了。

萱：（有意的笑）是的，我是太關心你，所以你們的事我都很清楚。

虹：你清楚什麼？

萱：你說吧！

虹：你說吧！

萱：真的？

虹：真的！

萱：那我就說了，我說了，你可不要難爲情！

虹：（笑）我有什麼可難爲情的？

萱：好，你聽着吧：有一次我到書房裏去，正碰着他同你在畫像，是不是？

虹：（笑）畫像有什麼關係呢？

萱：畫像當然沒有什麼關係，可是你們那種出神的勁兒，連屋裏進來了一個人都不

知道，那關係可就有點不平凡啦！

虹：畫的時候，當然是要聚精會神的，這有什麼稀奇呢！

萱：你先別辯駁，並聽我說：還有一次，夜已經很深了，那時天上只暗暗的一點星

光，真像是鬼使神差似的，我偶然走到花園裏來，就聽見你們兩人的影子也在

這個地方，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時他靠在這棵樹上，那樣輕聲輕氣的談

着，你却坐在石凳邊那樣靜悄悄的聽着。我走過來的脚步声，你們都好像沒有

聽見似的，一個還在那兒不斷問談，一個也仍然在這兒癡心的聽，我瞧了一瞧你們兩人的熱戀呢，我很知趣，馬上也就走開了。

虹：你就不走開，也沒有關係，反正我們談的也不是什麼不能公開的話。

萱：是的，也許你們話都可以公開，就可憐你們說話的聲音太小了一點兒，我一句都沒有聽到。

虹：就是四嬸聽到了又有什麼關係呢！

萱：當然囉，這有什麼關係呢，年青人誰都不是泥塑木雕，這些事兒碰在一塊兒，總是免不了的，對不對，大小姐。

虹：四嬸真是少見多怪！

萱：好，就算是我的少見多怪罷，我也不想再說下去了。

虹：找不到那麼多來說了，是不是？

萱：假使要說的話，那到多着哩。

虹：那你就說！

萱：說多了，你不生氣嗎？

虹：我到還沒有那麼多氣來生！

萱：你瞧你的臉兒都快要紅透了，還要我說！

虹：你要說儘管說，我看四孀的臉兒才快要紅透了呢！

萱：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虹：（微笑）沒有什麼意思！

萱：你真要我說嗎？

虹：是的，我還要你索性就說一個痛快！

（笑）

萱：青虹，我想，你總可以相信小孩子是不會說假話的罷！

虹：自然，不過從大人口中傳出來的小孩子所說的話，那就不見得都是真的。

萱：真不真，你且聽我說，有一次小山小萱笑嘻嘻地跑來同我說：「媽媽媽媽！讓我告訴你一樁好笑的事，剛才先生正在同我們講書，一看見姊姊來了，故事都不講了，只跟姊姊說笑話，後來姊姊要走，先生直攔着她不讓她走，姊姊生氣了，就同先生吵起嘴來了。」難道這也是小孩子的謠言嗎？

虹：謠言倒不是謠言，不過弟弟們曉得什麼呢！那天林先生苦苦地要我替他抄書，我不高興，說了他幾句，弟弟們便以為我同他吵嘴了。

萱：你總有話好說！就算小孩子不曉得什麼，那末大人總不會什麼都不曉得罷？

虹：大人？誰？

萱：劉濟成。

虹：劉濟成？他對四嬸胡說過些什麼？

萱：胡說不胡說，我不知道；就是最近不久的事情，他有一天氣憤憤地跑來對我說：

「林建平那小子，那兒是到你府上來教書的，簡直是來追求你們大小姐的！」

我說：「你別胡說！」他說：「我胡說？那小子瞞得過我的眼睛，却瞞不過我劉濟成的眼睛。這一向來他常常約着大小姐到外邊去玩兒，難道您還一點兒都不知道嗎？」我那時還替你辯駁說：「那有什麼關係呢？也值得這麼大驚小怪！」你猜他怎麼說？他說：「沒有關係？只要您瞧見他們那種怪親熱的樣兒，那您就會曉得他們是已經有了什麼樣的一種關係了。」他這麼一說，簡直說得我都有些難為情了。我本想還要替你爭辯幾句的，可是我什麼話都想不出來了。

虹：（氣憤的）劉濟成是什麼東西？他簡直是在胡說亂道，他的鬼話，四嬸可以相信麼？

萱：我并不是只相信他的話，我的意思也還是爲你好。

虹：四嬸的意思，我很明白。不過你還是不要疑心這些的好。（微笑）如果我同林先生這些極普通的交誼都可疑，那末我還碰見過好幾次，您同林先生在書房裏

，也是說談得很親熱的，難道我就因此會疑心起四嬸也同林先生有什麼關係了麼？就拿今天這事來說吧，四嬸不是也很熱心的替林先生打抱不平嗎？可是我覺得這些事都很平常，用不着少見多怪。

（林建平自八角門中上，他剛走到石柱邊台階邊口，忽發現青虹之外，文貴也在，不由將足步停住，不料文貴早已發現了他。）

萱：（她有些驚喜，很快的便招呼出來）啊！是林先生！

林：（躊躇的走下台階）啊！白太太也在這兒。

萱：（顯然對他這種淡漠有點不滿意，而且從他的話中明白他要找的是另一個人，不由向青虹敵意的看了一眼。）林先生，怎麼這麼晚還沒有睡，有什麼事麼？

林：沒什麼事，屋裏悶熱，所以想出來涼快涼快。

萱：這幾天您真是太辛苦了？

林：（不耐煩地）沒有什麼？

萱：我看這幾天就少教他們兩課吧，反正天氣熱得很，孩子們久頑皮，讀書，恐怕他們是不會勁的，索性讓他們多去玩玩也好。

林：好的，從明日起，我就照白太太的思去辦。

（一僕上）

僕：太太，楊四爺來電話說蘆溝橋有戰爭，楊太太打算到青島玩玩去，太太是不是一準去，楊太太定了後天去，要是太太一準去的話，她那兒好準備。

萱：她不是說還要等等才去嗎？

僕：是老爺接的電話，等着您回話哪！

萱：好，我知道了，我就來。（僕下）

萱：（躊躇的望了林建平一眼，又看，一看青虹。）我真有點兒不大願意同他們那些人玩，那天她當面說的那麼慫恿，我又不好一口回絕她。青虹，你替我跑一

萱屋裏去，看看那新來的老媽子，我真有點兒不大放心。

虹：好的。（起身要走）

林：（躊躇的）你還來嗎？

虹：（想了一想，向林一笑）不一定。（下）

萱：怎麼，你要找青虹麼？

林：（不安的）不！

萱：（微笑）我看你好像有話要同她說一樣。

林：沒有。

萱：我看我們這位大小姐，人到是挺聰敏的，你覺得怎麼樣？

林：是的，我也覺得她很聰敏。

萱：你們很談得來，是不是？

林：還可以。

萱：像你這樣的年青人，能找到一個談得來的女朋友也不容易吧？

林：（很窘）唔！是的。

萱：（微笑）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緣份罷！

林：這到無所謂緣份不緣份，不過……

萱：不過什麼？

林：不過我覺得她倒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女子。

萱：不這麼簡單吧？

林：（裝出很自然的樣子）請白太太不要誤會，我並沒有什麼旁的意思，我到你們

府上來的並不久，不過偶然中喜歡同你們大小姐談談罷了。

萱：（一笑）我到不是誤會你，因為我覺得你好像和青虹很不錯，像你這樣一個青年人，也是很難得的，所以想幫幫你的忙，既然你否認，那我們就不要再說下

去了——你今天下午上那兒去的？

林：去看一個朋友。

萱：我真羨慕你們這些年青人的生活。

林：白太太，您的年紀也並不大呀！

萱：年紀也許並不比你們大多少，然而精神是已經老了。

林：您的生活不是很快樂嗎？

萱：你以為我的生活很快樂嗎？要知道一個人精神上的快樂，並不簡單的在於物質上的享受。

林：這話也很難說，您也許沒有經過貧苦的生活，才這樣講，其實社會上的許多悲劇大半都是由於生活的貧苦才發生出來的。

萱：我寧可過吃不飽飯的日子，可是我却不願再這樣精神痛苦的活下去。

林：（頓一頓）您今天又跟白先生生了氣嗎？

萱：……你還以為我是一時的牢騷嗎？（慨然）整整的五年，我的痛苦是沒有一個
人知道的。

林：（驚異地）這倒真出我意外了，我從來沒有想到在您的生活裏還會有什麼痛苦
的。

萱：你當然想不到，誰都以為我過的這麼好的日子，生活又這樣富裕，自然是什麼
問題都不會有的。可是愈是這樣不易求人了解，心境也就愈加痛苦。你剛才說
：社會上一切的悲劇大都是由於人們的生活窮苦，其實我本身所造成的悲劇又
何嘗不是因為這個呢？

林：哦？

萱：你恐怕不知道我是東北人。

林：哦！你是東北人？

萱：是的，我的家在東北瀋陽，在九一八之前，我的生活雖然沒有現在的闊綽，然

而也非常安適。那時我還在學校上學，根本就不知道人生會有什麼悲哀，什麼痛苦！

林：（轉變成同情態度）什麼痛苦！

萱：可不是！那時候，國破了，家亡了！我跟我的全家連夜逃到北平，留在家鄉的田地賣不掉，房子給充了公，我們帶出來的現錢，僅够維持兩三個月的生活，有錢有勢的親戚朋友又找不着，能找着的也都是些窮親戚。後來有一個親戚介紹我哥哥去見白次山，他先推託他百貨公司裏人都已經滿了，過後不久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遇見了我，他就來找我父親同哥哥，不但答應代我哥哥找事，而且自願担負我們全家的生活，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我嫁給他。

林：（稍停一停）雖然如此，不過現在白先生不是對您也很好嗎？

萱：哼！很好，不用說別的，你想在這種情形的結合下，是否有真的感情能够生得出來？我算是爲了家庭將自己賣給了他，他是乘人之危，把我買了。他壓根兒

就沒有拿我當作一個人看，在這種環境下，我自己也不能把我當作一個人看！何況他心中的女人本來就是一件玩物，一件商品。譬如他從前的那個老婆，就是小萱的媽媽，他在未娶我之前，他對我們家裏的人說，他早經同她離了婚的，可是實際上他却同她另外佈置得有一座公館，公開的待同她往來，你看他把我們女人當人沒有？因此我每一回想起，我自從嫁到他家來的生活，我簡直在做一場可怕的惡夢！而且這惡夢是變幻得那樣的悽慘——譬如說罷，關於我們家鄉的消息，此地本來是常常可以聽到的；然而這些令人憤怒，痛苦的消息。我聽到以後，在這種連一句概括的話都不能說，因為他聽到了，馬上就會譏笑我。你想這種日子還算是人過的麼？

林：（同情地）白太太，我想你還是想開一點兒的好。

萱：我也總算是能自排自遣了，不然的話，我就不發狂也早就去自殺了！這整整的五年的光陰，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的過去了的！我要去唸書，他不許，對

我的交際應酬都有一定的限制，來往的女朋友也要經過他的選擇，他允許和我來往的人就只是他的朋友的太太，都是些沒有腦子，沒有受過教育，整天看戲打牌的女人。剛才來電話約我去青島的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你想在這樣的環境裏，我怎麼可以待得下去呢？而且近些年來，他的所作所爲，更沒有一件不是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事情，我簡直就像在他這兒坐地獄似的，愈過愈覺得真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再下去，我真要發瘋，真要自殺！

林：（想了一想）白太太！你的身世真太令人感動了！我起初真沒有料到，在這種環境裏，也藏着有這樣一段慘痛的故事，尤其是這故事會發生在你身上。

萱：（慘笑）你很奇怪，是不是？你要知道愈是這種豪爽奢侈的環境，背面藏着慘痛的故事，也就愈多。大概你以前以爲我也是那種沒有腦子，沒有靈魂的女人吧？說起來也奇怪，自從我到這兒來，我從來沒有對誰說過一句心理的話！當然這種環境也不能允許我說。想不到你只認識我幾個月的人，而且你並不和

我很接近，可是我却和你痛痛快快的說了這些話。

林：您平時也不和青虹談談麼？

萱：（冷笑）哼，她是她叔父的親姪女，我怎麼能同她說？而且一個人心裏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講得出來的。（望了他一眼）

林：（默默然的望着她漸感不安）

萱：（頭慢慢的低下）不知道爲什麼！我第一次看到你，就覺得你和別的人都不同，在你面前，似乎不容我隱藏起我自己。同時你身上有一種力量，這力量，不是我從來所未遇到過的，並且牠迫着得使我接近你，我知道我的環境和我的地位都不能這樣作，但是對了你，我再也不能管束我自己了。而且你還給了我一個更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使我覺得除開這個地獄之外，還有另外的光明大道，除了這些像野獸的一羣人外，還有一個真正我想要遇着的人，所以我也不願意再管束我自己了。

林：（奇窘）白太太，我想您……您……您……也許今天晚上太興奮了，您

的美意我是很感激的，不過我還只是一個剛剛離開學校不久的學生，雖然也許同您這兒這個環境有些差別，但是，絕沒有您所想像那樣的好，那樣的偉大的！

萱：（很快的說）我不願意你再這樣瞞我，如果你真有一分對我同情的話。

林：（止住她）我并不瞞您，老實說，我在一切上都很平凡，很幼稚的，如果您這樣想，將來一定會失望的。

萱：哼！你這樣說麼，老實說，你的思想行動，我都知道得很清楚的。

林：（有點發驚）您知道得很清楚？

萱：是的，因為我平常很注意你，所以差不多你的一切，我都觀察得相當清楚。

林：（故意避開）那就很好啦，像我這樣一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後生小子，實在是值不得白太太這樣尊榮！

萱：哼！我也知道，你素常對於青虹比對我坦白得多，然而我還是不能不告訴你，

現在青虹是并不完全如你所想象的，甚至於可以說她和她叔父是很親密。還是她叔父的幫助手。你和她談話，最好多留點神，尤其是這兩天。

林：什——麼？

萱：我告訴你，她和她叔父接近，你還不懂麼？

林：（故意地）我不大懂，您這話是什麼意思？

萱：你真的不大懂麼？

林：真不懂！

萱：（很生氣地）你不懂就算了，好！你待着瞧吧！

（青虹上）

萱：你怎麼去了這半天？

虹：四叔父叫我替他寫點東西，四嬸，電話已經回掉了，小萱也睡得很好。

萱：哦！我也有點困了，你們再坐一會兒吧。（向他們兩人望了一眼，走了。）

（文費去後，建平彷彿釋去了肩上的重負似的帶着滿臉的驚喜，連忙跳近到青虹的身邊來。）

林：啊！青虹！你爲什麼丟我在這兒就老不回來？我在這待了大半天，真苦死我了！

虹：（冷笑）哼！苦死你了？你，你這是什麼話？在這樣一個月白風清的晚上，有一個又溫柔又漂亮的太太在這兒靜靜的陪着你談笑，四圍又都是很清靜的，你們高興談東就談東，說西就說西，自由自在的坐在這樣一個優美的日夜裏，你還要唉聲嘆氣的叫苦，我真不知道你是誰在騙誰？

林：（有點惶急）真的，青虹！我絕沒有騙你，我怎麼能騙你呢，剛才在你未來之前，在我的面前，真像橫着一重飛越不過去的難關似的，我心裏只是模模樣的跳個不住，我真不知道怎麼才好。

虹：我真不懂，你們兩個人在這兒談來談去，怎麼竟會談出一重飛不過去的難關來

了呢？這倒真有點兒奇怪！

林：奇怪，是的，連我也覺得有點兒奇怪！

虹：（很注意地）那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林：（做出不願意說的神情）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虹：是不是我姊姊告訴了你一些奇怪的消息！

林：沒有！沒有！

虹：是不是她當着你的面痛罵？

林：沒有的事！

虹：那麼是不是她……

林：（會意的，連忙插嘴）笑話，笑話！你真不知要疑心到什麼地方去了！

虹：那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你對我也這樣吞吞吐吐的幹什麼！

林：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你一定要問得那麼清楚幹什麼！我們談談別的事不好

嗎？

虹：（冷冷地）不問也好，不過，我希望你以後少在我面前發點兒神經，什麼難關哪，心跳哪，不知怎麼才好哪……這些廢話少在我面前說。

林：（很痛苦地）請你原諒我，青虹！今天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的思緒很不集中，心裏真混亂極了，老實對你說吧，我今天一時想要離開這一個淫亂的地方，索性跑到蘆溝橋前綫的柏林彈雨中去衝鋒殺敵，一時我又想就這樣待在這兒深深的躲藏到地下，一點一滴的，仍然埋着我的頭，不聲不响的努力幹下去！有時我又太興奮，太多刺激了，更想二刀兩槍的去殺死幾個漢奸國賊來洩洩我心頭的鬱憤！有時我却又想（掉轉頭來凝視着青虹）又想……啊啊！我不要說下去了，再說，我知道你一定會要恥笑我的，我只怪我自己，為什麼偏要這樣的去胡思亂想，為什麼偏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去支配自己的感情！

虹：（不願他再這樣興奮下去）我看你今天真太興奮了，你還是休息休息再說吧。

現在有幾點了？

林：大概有十一點鐘了罷。

虹：（仰頭沉思）不錯，月亮都偏西了。

林：你想去睡？

虹：還不十分想，你呢？

林：我一連幾晚上都沒有睡着，我也很想陪着你在這兒多坐一會兒。

虹：你常常失眠嗎？近來。

林：多少有一點兒，好在還不算厲害。

虹：（關心地）我看你近來的生活，好像有些失常的樣子。精神恍恍惚惚的，你自

己覺得嗎？

林：當然覺得，你不知道，我近來還常常做夢哩。

虹：做夢？你夢着過些什麼？

林：你願意聽嗎？

虹：假如你高興說的話，我也願意聽聽。

林：只要你高興聽，我也極願意同你談談。

虹：那你就說罷！你知道我是挺喜歡聽人家說夢的。

林：（微笑）可是萬一我的夢話刺傷了你，那你可不要見怪。

虹：別再繞彎子了，快說你的！

林：好，你聽罷！我從前做的那些夢，都沒有什麼好的，可是昨晚上的這一個夢，

却真像一首悲壯淒艱的詩，我夢到：彷彿我是在華北的一個大城市中，像是瀋陽，還是哈爾濱，我已經記得不大清楚，我是在那兒秘密的幹着救國運動，不知道幾時，我們的活動竟被敵人偵察到了，一天晚，我的住處被搜了，我從屋後的牆上跑了出來，便跑到一個朋友的家中，那朋友好像很恐怕，驚驚惶惶的把我關在一間密室裏，話都不同我多說兩句，折轉身就跑出去。我一腳踏進那

光線很暗弱的密室，抬起頭來一看，四壁空空只見那光靠近的一張床上，睡着一個女子，臉朝着裏面，一頭的黑髮，散落在雪亮的枕邊，象牙的手膀兒那樣彎彎的放在淡綠色的薄被上。她彷彿睡得很熟似的，屋裏只聽到她一陣陣的細微的酣聲，我跨進屋來的脚步聲似乎沒有把她驚醒。那時我真奇怪極了，這是那來的女人呢！爲什麼我這朋友都不先告訴我一聲就走了呢？我那時心裏真不安，過了一會兒，就大着胆輕輕手輕腳的想走過去看過明白，那曉我走到那兒的床邊去留神一看，哈！你說睡在那兒的女人是誰？

虹：是誰呢？

林：你猜猜看？

虹：我怎麼可以猜得着呢？

林：我看得清清楚楚，瞧得明明白白，原來睡在那兒的女子就是你！

林：誰說不是？我當然是在做夢啦！

虹：好，你的夢話就再接着說下去罷，後來呢？

林：後來嗎？後來你也跟着醒了，你醒了之後，一瞧見是我，好像很驚喜似的，突然從床上跳下來，跑過來緊緊的握着我的手，同我說，你是因為是被敵人追捕才逃到這兒來的，我當時的心裏真是高興極了！我想：我這是在做夢嗎？爲什麼青虹會到這樣的地方來？她什麼時候變成了我們的伙伴，我爲什麼，都不曉得？這真太難令人相信了。可是我掉頭來一看，你又分明坐在我的身傍，於是我想，這絕對不是在做夢啊！

虹：那曉得你偏在那兒做夢呢！

林：（越說越興奮）你別要打岔，聽我說下去。後來夜已經漸漸深了，我正陪着你在那兒談得起勁，突聽到街上响過來一陣凌亂的脚步聲，接着就有許多人在大聲的叫門。一會兒門被打開了，敵人虎狼似兒的衝了進來。那時你便從枕下拖

出來了兩枝手槍，我們拿着一枝，幾步搶出了門口，拖着我們那位朋友，便邊戰邊走，走了一陣，我們彷彿逃上了一座荒山，我回頭一看，我們那位朋友不知在什麼時候不見了，山腳下的敵人却從四面八方包抄了過來，我同你肩挨着肩的藏在一棵大樹下面，眼望着快要發白天邊，心裏很着急，也就分外的親熱起來。我伸手過來緊緊的將你抱着，你的頭也就緊緊的貼在我的心口上，我們驚醒了頭上樹枝間的飛鳥，迎着清冷的曉風，聽着小雀兒們在空半的驚叫。一眼望着那遠遠天邊的白色的雲影，就好像什麼危險都已經不要緊了似的。我們的心裏都反而覺得很鎮靜很平穩，我們站在那兒向四面望了一望，正想找尋出一條小路好奮力的偷逃出去，忽然我發現了我們下面的山腰上有一羣人影直對我們站的地方飛奔過來。我們正想準備開槍，突然我們的身後响過來一排槍聲，我們都一齊中彈倒了！

虹：（接口過去）於是你的好夢也就驚醒了，是不是？

林：是的，我的夢也就驚醒了！

虹：你驚醒了之後，恐怕還在可惜這夢做得太短了吧！

林：（還很神往的）可不是嗎？我驚醒了之後我都還在失悔，爲什麼那樣一排槍就把我打醒呢！

虹：（嘲笑）是的，你這個夢做得真美麗，真巧妙，真難爲你做出這樣一個羅曼諦克的夢，那簡直是一個可歌可泣電影故事啦！聽說上海各影片公司都在鬧劇本荒，你爲什麼不把牠拿來編成一個「夢中殺敵」的電影劇本送到明星公司去呢？

林：（很生氣地）青虹，你別嘲笑我！你要知道，你老把這種不冷不熱的態度來對付我，我是受不了的。我的心都可挖給你看，我對你是很誠懇，很誠摯的。我不懂，你爲什麼對我總是這樣的冷淡！

虹：（冷冷地）那末，你要我對你怎樣呢？

林：我要你對我誠懇點兒。我不是對你說過嗎？我的心都可以挖給你看的！

虹 你的心都可以挖給我看的？哈哈！這一句動人的文明詞兒，不是已經太陳腐太過時了嗎？

林：（很激動地）那末我要怎樣才能把我的心剖白給你看呢，青虹，我今天實在不能壓制我自己的事情了，我要把我半年來隱藏在我心的深處的話都對你說個痛快。你要知道，我對你是非常親愛的。你的美麗和聰敏早把我全靈魂征服了，你是那樣的活潑伶俐樣的果決深沉，我雖不把你成我心目中的上帝來崇拜，然而在我接近的女性中，我却認為你是我最理想的伴侶，你現在的思想 and 行為雖說同我還不無相當的距離，可是我敢相信，只要你能離開你這一惡劣的家庭環境，你一定可以變成一個很有為的青年戰士的。啊！青虹！請你不要笑我癡心，當我那次同你畫像的時候，我一見你那優美的風姿，我的心靈裏便大大的掀起了無數次的震撼，彷彿迷醉了似的，癡癡的望着你，連我手中的畫筆都停着不動了！這也可見我對你是多麼的真誠，多麼的心醉，近幾天來我真痛苦極了，

連我自己也覺得我的生活有些反常似的，可是我沒有法子壓制我自己的感情，我現在就這樣站在你的面前要求你給我最後的裁判！

虹：裁判！你又沒有犯了十惡不赦的大罪，我爲什麼要裁判你！

林：（很很痛地）不，青虹，你不應該用這樣的態度來對付我！

虹：那末，你要我對你怎麼樣呢？

林：我要你對我放誠懇一點兒！

虹：你以爲戀愛的事，就是這樣的簡單的麼？

林：我也知道不簡單。

虹：那就很好，那麼，你這麼着急幹什麼呢？

林：你叫我怎麼不着急呢！你對我的態度又是那樣不冷不熱的！

虹：（微笑着，走近他面前，彷彿哄小孩子似的）我看你今天的舉動真太衝動。你還

是坐下來休息，把腦筋靜一靜罷，別太興奮了！

林：（坐下無語）

虹：（微笑）你從前不是曾經對我說過，人生第一是戰鬥，第二才是愛情麼？

林：這個我懂得。

虹：那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你剛才那般發瘋的勁兒，真把我嚇死了！

林：這我得請你原諒。

虹：用不着！我只求你以後別再在我的面前發瘋就得了！

林：那我很難担保。

虹：我看你真還像一個小孩子。

林：我從來就沒有說我是大人。

虹：那好得很，我們談談別的問題好麼？

林：隨便！

虹：你這兩天在外面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林：什麼消息？

虹：關於蘆溝橋方面的。

林：還不是那樣麼！

虹：聽說好像很緊張。

林：我到後方聽說。

虹：不是說各學校的教職員和學生都起來秘密組織團體反抗日本嗎？

林：這兩天我不大出去。

虹：你今天下午不是出去了嗎？

林：（心裏很不耐煩）誰說的？

虹：（冷冷地）我好像聽見說。一點鐘以前，我到書房找你，你也不在，那你究竟到

那兒去了呢？

林：（忽然想起文音的話極感不快。）你一定要問我上那兒去，是爲什麼？

虹：不是爲什麼，你說沒有出去，所以我隨便問問。

林：（忍無可忍）我知道你問的是什麼意思。

虹：啊！這還有什麼意思嗎？

林：有意思，我懂！

虹：這真奇怪了，你懂，你懂什麼？

林（生怒）我問你，你叔父對你很好是不是？

虹：是很好呀！

林：所以你很願意幫你叔父的忙，是不是？

虹：那本是應當呀。

林：你知道你叔父平時的所作所爲麼？

虹：我叔父並沒有作什麼壞事呀！

林：還想跟他掩蓋嗎？

虹：胡說！

林：胡說？啊！青虹！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虹：我知道我叔父是一個很好的商人。

林：我不相信你這樣聰敏的人會不知道。

虹：我看你又在發神經了，我那兒會有你聰敏呢？

林：是的，也許你并不聰敏，那全是我把你看錯了唉，青虹！我想你應該明白這是什麼時候！

虹：什麼時候，今天不是七月十號嗎？一個有月亮的晚上麼！

林：（痛憤之極）請你別這樣的裝瘋顛！我問你：我們現在是處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裏頭？蘆溝橋的砲聲還沒有把你的睡夢驚醒嗎？你還在說這些千金小姐的夢話幹什麼？我本來是很敬愛你的，因此，有些人在我面前說你的壞話，我一會兒也不相信，可是現在看起來，你真是你叔的一個好幫手！我現在只怪我自己

生封了眼睛，嚇壞了你，好，你要為你叔父的忙你就痛痛快快的幫到底罷！告訴你：現在你也不必再替你叔父來偵探我了，我明兒清早就離開了你們這個僻透了的地方，我走了，你以後也可以少費一點兒心思了！

（掉頭就走）

虹：（微笑）建平！你今天真太興奮了！

（林不理她匆匆下）

虹：（望着他的後影苦笑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真是一個幼稚得可愛的孩子啊！

（忽然劉濟成的影子在走廊上的樹邊內出，慢慢兒走近青虹，到身邊她才看見劉濟成）。

虹：（有些高興）鬼鬼崇崇的幹什麼？

劉：（陪笑）沒有什麼，剛才我走到走廊那邊，正碰着姓林的小子，所以我就閃開了一步，我知道，你一定在偵察他，想不到這小子居然敢向您發脾氣，真是混賬

之極！他就忘了他吃的誰家的飯。敢這樣沒天沒日的，明日我四幾個弟兄，捆起來揍他一頓，讓他知道知道厲害！

虹：（慢慢地）那又何必呢！

劉：大小姐，您不知道這些傢伙是素來吃硬不吃軟的，您愈寬待他，他愈不知道是怎麼樣好了！

虹：這也沒有什麼寬待不寬待。

劉：（停一停）前幾天，四爺同我說了一句話。

虹：什麼話？

劉：四爺說，大小姐的年紀也差不多了。不過，因為大小姐是一個最能幹的小姐，很難得找一個門當戶對的親事，所以四爺常常爲這個着急。

虹：（很不高興索性不理他）

劉：至於我呢，混了這麼多年，地位家產也混得差不多了，大學雖然沒有上過，可

是憑着我的經驗能力，自己覺得也不是在學校裏可以學得來的，並且我知道我生平唯一的長處是最懂得好歹，四爺大概也因為這個，特別的看得起我，舉凡他老人家一切大小的機密事情都非要我劉濟成參加不可，因此我在你們府上跑來跑去，早已都成了自己人一樣的了——所以關於這一件事呢，我想四爺方面是沒有什麼問題，這是我悶在心裏很久的話，始終也不敢開口，今天我很冒昧的問問，不知道大小姐的意思怎麼樣？

虹：（突然起身，順手就是一個很重的嘴巴打在劉的臉上，憤極：）你什麼東西？敢在我面前胡說八道！

（白次山上，看見這情形，心裏也有明白。）

白：青，你剛才探問的結果怎麼樣？

劉：（忙接口說）沒說的！這小子，準是他幹的。剛才大小姐好意問問他，他一點兒都不能沉住氣，反而同大小姐高聲大氣的嚷，我聽他的話裏有很多是不打自招

的口供。

白：青虹，是麼？

虹：沒有的事，我剛才就沒有機會問他，因為討論一個書上的問題，所以他在高聲的辯論（問劉）你說你聽見，你聽見些什麼？

劉：（默然）

虹：哼，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就胡說八道，我探聽着了自然會告訴四叔，用不著你瞎獻殷勤，事情還沒有做，就打草驚蛇，亂曬一氣，有什麼事，你能幹全給辦了吧，我不管了！（下）

白：（看她走進去）剛才可是怎麼一回事？

劉：（不語）

白：您怎麼偏去惹她？真把她脾氣鬧翻了，連我都難辦！

（一僕匆匆上）

僕：老爺，俱樂部裏來了電話，說是有工人學生模樣的人，衝到廠裡將裏面打得一塌糊塗，還散了很多的標語傳單，請老爺趕快派人去看看。

白：哦！濟成，請你快點去看看，那批混小子是從那兒來的，竟敢來同我來搗亂來了！

(劉很驚慌匆匆的急下)

——幕下——

第二幕

景：(租界上某大旅館雙套間房間的外間，一切布置都依照講究旅館的形式，要緊的是正面當中有一張玻璃門，門是開着的，兩邊有帘垂下，門外有洋台，自門中可以看出見又一房間的窗戶，這窗戶是正對着門的，一陣陣男女的嘻笑淫蕩的聲音，以及刺耳的胡琴，京調，小曲的聲音，時時傳送過來。這房間的兩側還

有兩個門，一個門通外邊的甬道，須在容易使觀衆看得見的地方。另外還有一個窗戶可看見街道，一個通裏面的臥室門。

（幕開時，白次山一人坐在并不使觀衆太容易注意的地方，很用心的研究手裏的幾張合同之類的東西。台上很靜默。自對面窗間傳來一種種聲音，却在這時統制了全舞台約兩分鐘光景。）

（寫字台上的電話鈴響，對面窗中的聲音漸漸低下來，白走去接電話）

白：喂！那兒？我，你是濟成。你現在那兒？……張二爺馬上就到，你來一趟吧？……會上嗎？讓他們照料好了，……什麼，得着報告？已經多派了一百多人出去，那麼你在這兒多耽一會兒也好，東馬路一帶頂要留神，那兒容易出事……什麼，觀音號看會的人擠死一個？哈哈……這總是免不了的事兒。好，一會兒見！

（旅館茶房側身將門推開）

茶：張二爺來了！

(張敬軒上)

張：(招呼過坐下)接到你的電話，剛要動身，家裏却來了一個客，你猜是誰？

白：誰？

張：(吸燃雪茄後)伍麻子。

白：哦，他來了，他在南邊不是混得很不錯嗎？

張：據他說還不如在北邊，收入雖然不少，可是應酬却太大。

白：這是免不了的，那麼他這次來有什麼作用嗎？

張：當然是有使命來的，不然也不會一到就找我。

白：那麼你怎樣對付呢？

張：我無所謂，只看他怎麼開口，現在(笑)咱們還用得着聯絡他們嗎？讓他們來求求咱們！哦，他明天晚上要請一抬花酒，在坐有你，有楊四爺，他說明天早晨

來看你。

白：唔。

張：哦，你很久沒有上老七那兒去了嗎？我昨晚在中原公司碰見她，她問起你，還以為你又有另外什麼新相好啦！她託我轉告你，要你去。我看這女孩子對你到怪有點意思的，你何不乾脆把她弄到家裏去。

白：打這些麻煩幹麼？我對她也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

張：你知道麼？伍麻子倒弄了一個姨太太啦！

白：哦？

張：聽說是上海的一個紅舞女，直花上萬的大洋才弄到手的，這小子還在上海佈置了一個公館呢！

白：成績很不錯呀！

張：（突然想起）哦，谷崎先生要我們合資開辦銀行的事怎麼樣了？有眉目麼？

白：不成問題，他約我今晚八點鐘去見他，就是爲協商銀行的事。

（茶房上）

茶：楊五爺在四百零五號，叫過來問四爺來了沒有？

白：快請他到這兒來！

（茶房退下）

張：不是聽說大華絲廠在鬧風潮嗎？

白：他找我大約就是爲了這事，我也正要問問他。

張：既然已經接收過來，很可以澈底整頓一下。

白：我也是這個意思，楊五爺作事，謹慎周密倒有餘，就只差一點兒臨機立斷的魄力。並且在目前這般情況下，我們就放胆的作幾件驚心動魄的事，別人也不會來管的，而且誰也管不了的，所以用不着畏首畏尾！

張：你老兄的才力，是久已震驚了華北的，谷崎先生對於老兄的特別器重也就在

此。

白：得了吧！我們是許多年的交情了，還用得着給我戴什麼高帽子！不過你是知道的，我家本是世代都側身宦途，就是兄弟，也是到了中年才改行的，論起經驗同資格，實在遠不及老兄們；不過，我一向的脾氣，對於比較小一點的事情，或是對方不是我的對手，我就不大願意擺在心上，果然是有點關係的，一幹起來，總喜歡個直截，痛快，嚇嚇……（笑）

（楊五爺上）

楊：呵，呵，原來張二爺也在這兒，那好極了！好極了！

白：請坐，請坐！

楊：飯後到河北去了一趟，看會的人簡直擠得水洩不通，車足足停了半點鐘才開過去，到底租界上還算好一點，四爺這次出會你也很費了心了！

白：我那有功夫管這些事！不過讓濟成去跑跑就是了，尊夫人明天動身到北戴河嗎

?

楊：(皺眉)真討厭！又改了期了，她非要看完了會不走！

張：太太們對於出會這些事，當然是頂熱心的。

白：(笑)你還不知道，這可把老楊急死啦！

張：爲什麼？

白：他已經和四百零五號的阿鳳講妥了，只等我們五嫂一上北戴河，這就馬上辦喜事。

楊：(自得的笑着)

張：是嗎？恭喜！恭喜！不過爲什麼一定要等五嫂子上北戴河呢！

白：大概我們這位五嫂子太利害了！要是我，不討小就罷了。要討，就討十個八個，誰也擋不住我。

楊：當然你落得說硬話了！你有那樣一個滿意的太太，年紀也輕，人又漂亮，而且

又有學問，你還要討姨太太來幹什麼用呢！（吸了一口雪茄之後）提起四太太我又想起了；內人很想約她一同到北戴河去，她爲什麼說不去呢？

白：她說這兩天精神不好，不想動，女人的事情就有這麼麻煩！其實我倒很贊成她去，這一向她常常爭鬧小無抵，瞧着心煩，女人們都是這樣的胸胃兒！每每你越要她去，她却愈不去，你不要逼去，她自己倒又想去了！

張：（笑）女人的味兒也就是在這些地方啊！

楊：（大笑）哈哈！（突然想起）哦！四爺，我今天找你是爲大華絲廠的事，現在鬧得很麻煩，不能不來請教老兄。

白：怎麼，你沒有照我的方法去作？

楊：不是沒有照你的方法去作，因爲那些舊的同人似乎知道了我們的計劃，今天一起哄到我那兒去搗亂，結果讓他們推出幾個代表來，他們所要求的條件：第一件，就是請求不開除一個舊工人。另外還要求什麼加薪囉！減少工作時間囉！

不准打罵工人囉！請求米貼囉！我看他們那種有恃無恐的樣子，一定有什麼背景，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才好，特地來請老兄指教。

白：您未免太過份小心了，現在天津是怎麼個情形？還容得他們有背景嗎？把爲首的抓起幾個往巡捕房一送，不就完了，你一定要實行那個辦法，舊的男工一概解僱，每個人發給半個月薪水，多招女工，新的男工要嚴格的甄別，現在天津失業的工人不知有多少萬，還怕這個紗廠開不成？我看這事，你該趕快辦，別讓谷崎先生知道，如果連這點小事也辦不了，那是不好的。

（窗戶下面的街道上，有刺耳的國樂聲，吹打着梅花三弄的曲子，人聲在吹鬧着）

張：（向窗外一瞧）瞧，會過來啦！

楊：多年沒有出會了，突然來這麼一次，當然是份外的轟動。

張：（從窗邊走過來，笑）這麼一點綴，到很有些太平景象啦！

（底下突然大鬧起來，頓時人聲鼎沸，夾雜着女人尖銳的呀喊及小兒的哭聲，還有高聲叫打的聲音）

白：（一驚）出了什麼事嗎？

（三人擠到窗戶前，向下看。）

張：你們瞧，誰撒了那麼多白紙在街上，很多人都拾來瞧，是傳單麼？

楊：啊，那兒抓到什麼人了，那麼多人擁過去！

白：（急忙轉過身來，按電鈴）

（茶房上）

白：街上鬧什麼？

茶：不大清楚，大約是擠得打架了。

白：下去問問清楚來。

茶：是！（下）

張：（走過來）一定是有人搗亂。你有了防備嗎？

白：今天加派了五個人去保衛。

楊：一定又是那般毛小子幹的！

白：哼！（冷笑）會幹得出什麼來！

（茶房上）

茶：四爺，剛才因為有人撒傳單，當場抓住了幾個，揍了一頓，已經送到工部局去了。

白：好，你去吧！（止住茶房）哦，慢點！（轉問張楊）你們在這兒吃點什麼東西吧？

楊：我也一會兒就得走的。

白：（笑）再不走，待會兒四百零五號就來抓人了。（張楊同笑）（白向茶房揮手）你去！

(茶房下)

張：我們對這般毛頭小子、非澈底澄清一下不可！聽說他們是有組織有計劃的，他們最大的目標就是專對我們的！說！……。

白：(仰首一笑)那也不過是等於雞蛋撞石頭，還怕撞不過他們嗎？瞧着吧，不出一个星期，那般傢伙可以一網打盡。今天這一鬧，就不難成功一個線索(半自語)。
哼！什麼「愛國運動」簡直是在自己造死！

(劉濟成上)

劉：哦，二爺，五爺，都在這兒！

白：怎麼樣？

劉：果然，他們在兩條馬路上大散傳單，已經當場抓住幾個，並且(冷笑)那個傢伙，也給抓住了……。

白：你說的是……？

劉：果然不出我所料，是他們一夥兒的！

張：（看錶）我該走啦！明天聽你的信兒吧。

白：好。

楊：我和你一塊走，（轉向白）明天晚上我再給你打電話來。

白：好，好。

（楊張同說）再見！再見！

（楊張下）

白：（點燃一根雪茄）你剛才說的是林建平嗎？

劉：不是他是誰！我早就瞧着他同幾個不三不四的小夥子在那兒嘰嘰咕咕了半天，後來他一回頭瞧着我，就一溜煙不見了，出事的時候，也不見他，直到我們抓住人正在揍的時候，他才鑽出來，打抱不平。我躲着不讓他瞧看，馬上派人釘住他，找機會把他架走。因為我想在他身上一定可以尋出一個線索來。此外我

還派人釘住了另一個人，也是同他們一夥兒的。一會兒！（電話鈴響，劉忙去接。）

劉：喂那兒？……我就是。……人已經綁住了？在什麼地方？……哦哦，等一會兒！、放下耳機。林建平已經被他們看住了，現在正等候吩咐。

白：叫帶他到這兒來。

劉：（拿起耳機）四爺吩咐：馬上用汽車把他帶到這兒來，快一點，（將耳機放下）（門口有敲門聲，劉去開門，進來一個穿黑袍子的人。）

黑：（很恭敬）四爺！

劉：怎麼樣？

黑：我釘的那個人走到河北二馬路就走進一個平民學校去了。我在附近打聽，那人是學校教書的先生。

劉：哦，知道了，你現在再去一趟，到學校附近再仔細偵察偵察他們平常的行動，

一共有多少人，再問問林建平是不是住在那裡邊。

黑：是。(下)

白：(看錶)七點半了，八點鐘我還得到谷崎先生那兒去。

劉：商量開銀行的事情嗎？

白：(點首)。

(敲門聲，去開門，進來一個穿灰袍的人)

灰：四爺！(向劉)姓林的帶來了。

白：帶他進來！

(林建平上。後面隨着另一個穿黑袍的，一個穿黑拷綢衣褲的。林一看屋裡是白次山，不禁慘然，馬上就明白了。)

白：(站起來，很客氣的招呼)呵！林先生！請坐！請坐！(探手令跟進來的三人出去)濟成，你也到外面招呼一下吧！(劉祝了林建平一眼出)

林：（不客氣的坐下）我不知道白先生用這種方法把我弄來。是個什麼意思？

白：（起來代林倒一杯茶）請喝茶！

林：（只好欠身謝謝）我不喝，我現在急於要知道，我究竟有什麼地方開罪于白先生？

白：哈哈！言重！言重！

林：我自問，是沒什麼地方開罪於白先生之下，就是白先生找我來，我決不會有什麼推託，而且也無需乎推託，像這樣的形式，我起初簡直疑惑是被綁匪綁錯了，因為我是一個窮學生，並沒有被綁的資格，明白，（冷笑）原來是白先生主使的。

白：笑話，笑話！說我主使未免太冤枉了。

林：（厲聲）不是心，是誰？

白：（奸滑的笑）年輕人火氣真旺，何必發脾氣？讓我把這誤會解釋給你聽。

林：（冷笑）那麼，請說吧！

白：（點燃一根雪茄，慢慢的說）是這麼一回事，剛才出會的時候，馬路上發現很多的反動份子散傳單，搗亂，您那時也在場，一定也看見的。

林：那和我有什麼相干呢？

白：（笑）您讓我慢慢說呀！——你知道我們對於維持天津地方的治安，是負有責任的。所以這次的出會，因為知道很容易引起反動份子搗亂，在事先不能不作準備。大約在彼此衝突的時候，他們看您的服裝，態度，有點和那批人相類似，所以就誤會您也是他們一夥了，剛才我聽了這報告，才知道這件事。論起我們寶東之間，一個雖然因為我事情太忙，少於親近，但彼此間我想也決沒有惡感，所以我趕快打電話把這誤會解釋開了，叫他們不許難為，要不然（狡笑）您還能夠這樣自由的來和我談話麼？

林：謝謝！感激得很！不過白先生既然已把這誤會解釋開了，又何必叫他們押我到

這兒來呢？

白：那是因為我一向對於您很器重，對於您今天早上只留給我一封信就不辭而別，心裡覺得很難過，我不知是否因舍下有人得罪了您，很想請您來談談，而您的信上又並不會留下地址，剛才得到這個消息，所以馬上便叫他們請您來，並沒有叫他們押了來，難道他們對您還敢有什麼為難的地方嗎？

林：（冷笑）那倒沒有，不過他們兩三個人用一個汽車把我裝了來，到很像是對一個要犯。

白：那請您別動氣，這是因為他們的手續如此，不敢不交代清楚。

林：既然是您的部下，那我也不必計較這些了，對於我今早的走，我信上已經說得很明白，府上一向對我很好，決不會有什麼得罪我，我本來應當當面向您告辭，因為您那時還沒有起來，而我還有很多事要料理，所以只好留下一封信，匆匆的搬了出來。

白：你信上說，要到上海去，不知什麼時候動身？

林：我現在等車票，大概一兩天就可以走。

白：你也太客氣了，這車票的小問題，要是先告訴我，我早替你預備下了！現在還要麼？

林：不必客氣，我已經託好人了。

白：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林：朋友家裡。

白：也是作教員的。

林：（不耐煩地）我不很清楚。

白：我不是當面恭維，像您林先生這樣英勇有爲的青年，確是社會上不可多得的人才，您大概還不知道罷——十八年前鬧得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我也曾很起勁的參加過，那時我正在北平的一個大學裏念書，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的熱情

，勇猛，以及那般一往直前，不顧生死的蠻勁兒，恐怕還在慫林先生之上罷。
那時所有參加學生運動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認識我。

林：哦！

白：年紀是一年年的老了，勇氣熱情，差不多也消磨盡了，不過像先生這樣的人物，我瞧着依然特別有好感，因為不由得連想起我自己的青年時代來。我現在很想找一碗安樂飯吃，不問世事，但是國家社會弄得這樣糟糕，要想圖個人的苟安，未免也太說不過去，因此我現在不管自己力量的大小總想靠着一點社會上的名譽資望，來維持維持地方的治安，免得一般老百姓們的身家性命，都要受到各種的傷毀蹂躪，並且我還有一句不入耳之言，我想說出來，林先生總不見怪吧？

林：（冷笑）有什麼話，盡管說好了。

白：對於愛國運動這件事，我是過來人，是很知道青年們的心理的，所謂「國家興

亡，匹夫有責」何況血氣方剛的青年，看見國家民族危險到這步田地，焉有不起來抗爭之地，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國誰不應愛，只是要看怎樣去愛，像散傳單，貼標語，喊口號，這一類愛國的方法，依我的愚見，於事實實在是毫無利益，試想：中國重重內憂外患，已經到如此地步，豈是喊喊口號，貼貼標語，散散傳單這套老把戲，就可以收得到効驗的嗎？

林：我實在不懂您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因為我並沒有什麼愛國運動，也並沒有貼標語，散傳單，喊口號，所以先生雖然是好意，我却不大明白您的意思。

白：哈哈！我這樣的坦白，難道你還疑惑我有什麼作用麼？

林：我想你一定誤會了，我自從離開府上之後，就忙着要去上海，找一個吃飯的地方，什麼愛國運動，簡直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兒。

白：在今天出事的時候，已經有人看見您同您的貴友在一處，而您貴友，就是在今天作愛國運動的人。

林：冷笑——何以見得我的朋友是怎樣的人，我也是怎樣的人呢？

白：那麼林先生爲什麼出來打抱不平呢？

林：我眼看着我的朋友被人無理打罵，當然要忍不住出來說幾句話——白先生剛才不是說，你的目的也是爲國，那麼爲什麼反而縱容你的部下把那些從事愛國運動的青年，打的打了，綁的綁了？難道就是白先生的愛國工作？！

白：（嘆氣）我的苦衷，不是像您這樣的青年所能瞭解的。我現在問您，若果不是我的手下人的攔阻，是不是要受到另一方面的干涉？我還要請先生放心。先生的幾位被我們押來的朋友們，今晚上我準備悄悄將他們請到這裏來，彼此開誠公佈商議一個長久的計劃，永遠團結在一處，並且還要請林先生另外多將幾個人來參加這個會議，請您不要再有什麼懷疑。

林：（想了一想）可惜我自己馬上要去上海，不能參加先生這個重大會議，同時我也沒有一個這樣熱心的朋友。

白：（冷笑）你何必推得這般乾淨？想不到像您這樣的人也這樣不坦白，那我就不能不疑惑你是另有一番作用了！

林：您這話什麼意思？

林：試問舍間柱子上的警告書是誰貼的？如果您不是因為愛國而有的舉動，豈不是另有什麼作用嗎？

林：你說的話我全不懂。

白：不懂？哈哈！事實俱在，也不容你不承認了，不過對於這件事我并不怪您，因為照我表面上的態度確實是很容易引起青年人的誤解，不過現在我把我的真情都告訴您了，您若再不了解我，那你就不是一个真熱心愛國的態度。請您多介紹幾個朋友來，今天晚上你就可以明瞭我實在的態度了，并且我不惜拿出證據給您們看，以堅實你們的信仰。

林：（想了一想，改變態度）好吧！如果白先生真是這樣熱心為國的老前輩我是應

該欽佩的！雖然我過去並沒有參加過這種運動，可是爲了您，我實在不能不受感動，不過您要我找幾個朋友，他們的實在情形，我還不知道，須得我自己去走一趟，今晚與一同來參加會議，不知道白先生放心不放心我去？

白：哈哈！那有什麼不放心的！您知道：我是一個最坦白的人；我也決不防備別人對我有什麼不坦白的地方（先立起身來和林熱烈的握手）再見，剛才很委屈了您。請不要見怪，今晚十點鐘等着您來。

林：好，我一準十點到。

白：您有帽子嗎？

林：在路上被貴部下弄丟了。

白：對不起得很！我的帽子大概戴得吧？

林：不用了，不用了！

（白送林到門口，那知道有四個八拿着手鎗，一排槍口都向着門，林不由倒退

一步，劉濟成比着手槍跟進來，其餘三個也隨着進來，隨即把門關上。

白：（向劉使個眼色）濟成，不許這樣。我已經和林先生談得很好了，現在林先生也很了解我們，他現在去請朋友去，晚上一進來。

劉：林先生去請朋友，請開一個地址我們派人去請，林先生現在的态度我們還不能明白，得有過事實證明之後，我們才能放林先生走。

白：（故意躊躇，向林）怎麼辦呢？

林：（冷笑）白先生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劉：（和其餘二人拿槍比着）請林先生暫時裏面房間坐一坐。將貴友的地址開出來。

○（將林帶到裏面一間房間口）

白：（似乎很抱歉）他們對你是沒有信任，我也沒有辦法了，關係實在太大，但在這幾小時，若是需用什麼東西，我會按鈴叫茶房，還請趕快將貴友的地址開出來，過了今晚，我們大家使都是同志了。

林：（走到房門口，突然回身）你這種哄騙三歲小孩子話，請不要再說了吧！其實把我綁了來，你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何必扯這麼多謊，費這些唇舌，你儘管用我們青年頭顱熱血，同你外國爸爸面去邀功請賞去罷，不過你們要記着：全中國幾千萬抗敵救亡的戰士，馬上就要向你們這批拍賣國家拍賣民族的喪心病狂的漢奸，討還血債的！你們待着罷（話沒有說完，就被劉一面罵，一面把他一把推進裏室順手將門鎖上，將鑰匙藏在袋裏，白揮手令那三人出去。）

劉：這小子口很緊！

白：他既然不識抬舉，那就叫他吃點苦頭！

劉：（冷笑）今晚上給他嚐嚐趣味兒，還怕他不實說。

白：（看錶）八點了，爲了這傢伙，到耽誤我很多時候。我馬上就要到谷崎先生那兒去。不過你還是先把他弄走呢？還是先去結束會上的事情？

劉：（想一想）會上雖然重要，但還是先把他弄走吧，這兒到底不很妥當。我們把

他弄去，馬上就到會上去。不過對於他們小子的事兒，您最好不要在這提起。白：那還用你說，好，你快帶他奔走吧，我也要走了。劉招呼門外三人進來走向內室走，門忽然開了，是文萱與青虹笑嘻嘻的進來，大家不由一怔，劉馬上遞眼色，令三人出去。）

白：（皺眉）你跑來幹麼？

萱：（揚揚的坐下）怎麼，我們不能來麼？

白：我這房間是專門為商議要緊事情開的，常常有好朋友來，你們女人家在這兒，實在不大方便。

萱：什麼了不得秘密機關，我不是沒來過的。第一次還是你自己要我來，既然這樣，你當初就不該要我來呀。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該來，什麼時候不該來！

白：好了，好了，我馬上就得出去，我們一塊去吧！

萱：你有事出去，儘管去好了，我又不是來找你的，現在又沒有人來，怕什麼？

白：那麼你們來作什麼的呢？

蒼：我是出來看會的。那知道出會的時候，打起架來了，擠得要命，車子也開不過去，我同青虹就躲在中原公司，青虹走到同學家去借書，我就在中原公司買了一點小東西。等青虹回來找我，原說是去看電影，因為時候還早，就想吃點東西，青虹說這飯店裏有兩樣頂好吃的點心，我們是跑來吃點心的，打量現在是吃飯的時候，你們也不會在這兒。

白：好，那麼吃完點心趕快走吧，我們半點鐘後還要在這兒開會呢。

蒼：當然吃了就走，難道還在這兒過夜不成。

虹：（微笑）總是我多嘴不好，因為我想起這兒作的火腿餅乾特別的好，前回四孺就說起想吃，今兒順便就來了，既然叔叔這兒有事，那麼我們就到底下食堂去吃吧！

白：那也不必，不過你們不要在這兒多耽擱。

虹：我們還得起去看九點鐘的電影呢。（一面說一面就向裏室門走，劉趕快過來攔

住) 幹麼?

劉：呃，呃，楊五爺在裏面睡覺！

虹：哦？(一笑走開)

白：我得趕快走了(向劉)你先趕去結束了會上的事情吧！把他們(向房外)留在這兒就行了。

劉：是(還有些躊躇)好，我就來。(匆匆下)

白：你們吃好就走吧！(白下)

萱：我們要在這兒待一輩子(按電鈴，茶房上)

茶：四太太，大小姐，您們來啦！

萱：聽說你們這兒的火腿餅作得好，給我來二客，另外再來點別的點心，問你們廚房，那樣拿手，來那樣，得快一點！

茶：您們不吃飯嗎？

萱：你們這兒的飯都吃得嗎？（茶房笑着下）

虹：笑，我想不到說來碰四叔這麼一個釘子。

萱：理他呢！整天鬼鬼倒倒，不知道幹些什麼，反正沒好事兒。

虹：他們這樣一來我到起了一點疑心。

萱：什麼疑心？

虹：剛才街上出會鬧起來，四嬸聽着沒有？

萱：聽着的，還不都是你四叔的手下人幹的嗎？

虹：我還瞧見，劉濟成派人去釘住了一個人。

萱：（嘆氣）不知道是誰倒霉！

虹：那還是咱們一個熟人啦！

萱：誰？

虹：林建平。

萱：（驚）哦？他們釘他幹嗎？

虹：那就不知道了。不過，看情形是還不止於釘梢哪。

萱：怎麼？

虹：我看他派了三四個人去，這三四個人都是劉濟成手下的得力人，我在街樓上看得很清楚，要是只釘梢，決不會派這麼多人的。

萱：難道他們要把他害了？

虹：害或許倒還不見得，把他架走是可能的。

萱：（驚憂）把他架去幹麼？

虹：這件事的起因，我想，一定還是爲的那張警告書。

萱：劉濟成真混蛋！不知把他架在什麼地方去了？

虹：（一笑）或許說不定就關在這屋子裡。

萱：什麼？

虹：我剛才要開裡間門，劉濟成慌張的馬上把我攔住，您想楊九爺怎樣會跑到這兒來睡覺？同時四叔剛才的態度又是那樣，這屋子我們又不是沒來過的，屋裡既沒有人，那怕我幹嗎？而且後來四叔叫劉濟成走，劉濟成還似乎很不放心的樣子，您不信可以開開房門看看，準有人在房門外左邊守着的！

萱：（走去開開房門看看，馬上縮進來，真是！那怎麼辦呢？

虹：（微笑）讓他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咱們管這些閒事幹嗎？

萱：他們把他弄來，預備要怎麼樣呢？

虹：那還有什麼話說，照四叔現在的情形：就害死幾個青年也沒有甚麼！

萱：（焦急）青虹，你不替他想個法子嗎？

虹：我才不管呢：四叔知道了怎麼辦？

萱：你這人真恣心！

虹：（笑）他又不是我的愛人，我憑什麼要冒這個危險？

萱：（冷笑）就是你的愛人，我想你也沒有辦法把他救出去的，門口還有人看着呢。

虹：他要真是我的愛人，我就自然會有法子救他。

（茶房端食物進，擺在桌上）

萱：好，你去吧！叫你再來。

茶：是！（下）（兩人吃起來）

萱：哼！你別吹！雖然你現在跟着你四叔受了些訓練，可是這事兒，可不是容易辦的。

虹：（笑）我想，這點小聰明我還有。

萱：反正你并不打算救他，還不落得吹！

虹：這不是吹的事兒，我自然有法子。

萱：什麼法子，你說出來，聽聽，我倒不相信。

虹：不相信？這還不容易，你叫茶房把鑰匙拿來開門不就得了！

萱：把這道門開開了，過得了那重關嗎？

虹：這兒茶房，誰不認識咱們，叫一個頂熟的來，同他一商量，拿一套茶房的衣服給他穿上，可不就混出去了？

萱：說得那麼輕鬆！茶房就這麼肯聽你的話？

虹：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再許給他身家職業的担保，他還有什麼不幹的？大旅館的茶房，就慣於作這類事的。

萱：在白四爺的房間裡，他也敢玩鬼嗎？

虹：嚇！我們是白家的人，他怎麼敢得罪我們，還可以拿勢力壓着他幹，他一想你們是自己的人，萬一要找他的岔，他到真受不了，而且利益又這麼大，担保又那麼結實，在他至多也不過疑心到男人和女人的事上去，並不會想到是這樣的要犯，在現在這個社會裡，許多大人老爺之流，無論他在外面的勢力多大，他的太太小姐，背地裡總不免常在外面利用茶房耍花頭，並且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萱：(想了一想，笑起來)看你不出，一位閨閣小姐，會懂得這麼多，你既然這樣聰明，爲什麼不把他放出來？怪可憐的一個很好的青年，并且人家對你一向挺不錯呀？

虹：(搖頭)叔叔的事，我不敢管，四嬪，還是你幹來得好。

萱：你不管，我更管不着了。

虹：(一笑，起身，揩揩嘴，撫撫頭髮)快到時候了，走吧。

萱：往那兒去？

虹：看電影去呀！怎麼您忘啦？

萱：我還沒吃飽哪！(躊躇一下)我還想到楊五太太那兒去繞一繞，人家請我去北戴河，就是不去，也得去敷衍敷衍，反正時候還早，你去嗎？

虹：我才不高興到那些人家去啦！

萱：那麼你先上電影院去等着我，我一會兒就來。

虹：好呀！……這屋裡熱得很。（一笑出）

萱：（嚮了半響，走到裏屋門口，察覺確實是鎖了的，按電鈴，茶房上）你把這門的鑰匙給我找來。

茶：（過去擬了擬門）這是誰鎖的？

萱：你給我拿來得了！

茶：要是白四爺鎖的，那……

萱：（怒）白四爺鎖的，我就開不得了嗎？

茶：（怔，陪笑）四太太要開，那當然可以，不過我怕四爺攔了什麼要緊東西在裡面，要是四爺回來看見開了定要罵我們的。

萱：我要進去解手，解完手，我還給你鎖上不就得了嗎？還用得着你担這麼大的心！

茶：是……是……（忙將鑰匙取來）

萱：你去吧！（茶房下，文萱把外面門也鎖了，忙把裏室門開開，一看不覺驚叫出

來)啊!果然走您!

林:(裡面也似乎一驚)白太太!

萱:嘘!不要響,讓我快點救你出去,再遲就來不及了。忙把門關上,按電鈴,

前茶房又上,小值現在在班上嗎?

茶:在班上。

萱:去叫他來。

茶:是!

(文萱按定心神,坐在沙發上,但眼神內時時表現出她的不安和恐懼,另一茶

房小傅上)

傅:(很殷勤的)四太太,您來了!

萱:小傅,今天有點事兒,要你替我辦!

傅:什麼事?您吩咐得了。

黃：剛才有一個朋友打這門口過，我請他進來坐了一會兒，打算正要送他走，却看見四爺的手下人在門口呢！四爺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馬上就要回來，萬一給他知道是不得了的，門口兒的幾個都是四爺的心腹人，巴不得找點事討四爺的好，萬不能讓他門聽見，到處去咬舌造謠，所以我要托你想個甚麼法子把他混出去。

傅：四太太，我有甚麼法子呢？而且，要是給四爺知道了，那還了得麼？

萱：（放下臉來）這點小事都幹不了？好，有你的，你瞧着吧！

傅：（忙陪笑）四太太，您何必生氣！只要您說出來，我能幹的，還有甚麼幹不了？不過……

萱：（從皮包裡拿出一搭鈔票來，向桌上一擺）這是一百塊，沒別的，你替我去找一套你們茶房的衣來，要是四爺知道了，我保你的身家性命，要是你不辦，哼！你可不要後悔！

傅：是！是！我這就去找。（下）

荳：（將裡門開開）林先生你快出來。

林：（出來）白太太，你怎麼……

荳：不要響，馬上就弄你出去。

（傅取號衣上，看着他們兩人，顯然是誤會到另一方面，荳忙忙的代林建平打扮起來）

荳：小傅，交給你了啊！

傅：請您放心，都在我身上。（轉向林）這樣吧，最好委屈你先生一下，咱他把些傢伙端出去，就不會叫人起疑心了。

荳：好的，快來！

（大家忙亂得將剛才吃膾的食物盤子刀叉瓶子分成兩份，和林建平各捧一份）

茶：對了，你的臉頂好遮住些，（把瓶子都擺在林捧的盤裡）你捧的高一點，最要緊

的是出門口把臉遮住，好，咱們去吧！

（小傅在前，林建平在後，出去，文萱忙把門關上，伏門上聽到他們走遠了，喘一口長長的氣，忽然又想起，奔向內室的門，忙把門鎖上，就像有一種情緒激動了她，不由將身子倒向門邊。）

——幕下——

第三幕

景：白次山之書房，舞台正面偏左有一絲織幔，幔後為書房之小套間，兩間中隔之門為夾層式，門洞極寬，兩邊掛有長幔，舞台上偏右為一鐵紗門，門外花木扶疏。左壁有書樹數隻，正左壁之間斜置一寫字檯；檯上有文具，電話，檯燈等物，檯前有一圓椅，右壁有窗，沙發，立燈，花盆等，書厨上有古玩，四壁懸字畫多幀。舞台正面幔與門之間的壁上懸一掛鐘。開幕時，只燃檯上之檯燈

，光線極幽暗，月光由正面鐵紗門洒入，壁上鐘正馬十二點，其時遠遠有足聲漸近，通套間之幔，忽於間幕時有一幌動，俟鐘聲過後，足音逼近時，幔子突然下落，同時意外有尖利之貓鳴。

足聲近門，門開，劉濟成進。進來之後，向四壁稍一張望，便向沙發上坐下，似乎很有點吃力似的，伸一伸懶腰，喘一口氣，又望望鐘。

劉：（自言自語）媽的，十二點了，（自己掏出錶來同鐘對了一下）他媽的，又慢十分鐘。（足聲更近，白次山上，劉起立坐在旁邊椅上，白坐在沙發上。）

白：又出了一件麻煩的事兒，你知道嗎？

劉：什麼？

白：剛才我才得着電話，今天下午由秦皇島運來的一大批貨，又被毀了不少！

劉：（驚）啊！這怎麼回事？

白：就是十一點鐘發生的事，咱們百貨公司的堆棧裏，忽然的來了很多混小子，叫

做什麼私貨檢查隊，齊擁到那兒，糖同海味這些玩意兒損失了很多，幸虧人帶絲已經運到別處去了，不然的話，難保不被那些小子搶去了。

劉：人抓住沒有呢？這不是趁火打劫？

白：人是抓住幾個，可是多是些糊塗老百姓，爲頭的全跑了。

劉：不是四爺早吩咐了嗎？叫他們這些日子戒備得嚴密一點。

白：哼！簡直混蛋透了，他們睡的已經醒了，玩的早出去玩去了，可是那些突然衝來的小子却也够利害，據說是一來就把門口兩個巡捕看管住，巡捕拿槍已經來不及了，只好光眼瞧着他們，在那無法無天的亂攪一陣。

劉：鐵門怎麼衝進去的？

白：那還不容易，先叫一個人叫門，裏頭不知道，就開了。

劉：你怎麼不告訴我一聲？

白：告訴你，告訴你有什麼用呢，待我知道的時候，那批小子早已得意洋洋的溜走

了。

劉：他媽的，都是些什麼東西！不過這事也奇怪得很，這批貨進來時候很秘密，連海關都沒查出來，怎麼下午剛到，他們就知道了呢？

白：我也正奇怪這件事。

劉：從這兩天接二連三的事情看起來，唔，咱們這恐怕是有奸細罷！

白：（沈吟不語）

劉：下午貨到來電話通知的時候，還有誰知道？

白：電話是我接的。

劉：旁邊還有誰？

白：只有文萱青虹在旁邊。

劉：哦！四爺，我要說句太冒失的話，這件事情恐怕又同放走人有點關係的呢。

白：我心裡也在疑惑，從前我對他們兩人到絕對想不到這方面去，因為青虹這半年

簡直是我的一個很好的秘書，文萱雖然愛鬧小彗扭，但是他爲人很老實，可是這次居然把林建平放走，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事，對了，你那兒究竟把事情調查清楚沒有？到底他們兩人之中是誰的主動？

劉：事情是調查清楚了，小傅已經看了起來，大小姐確是先走的，人確是四太太放的。

白：不過我總覺得像她那樣的人，作不出這樣的事，就是有這個胆量，但是倉卒之間也不易辦得這周密老練。

劉：我也這樣想，恐怕她受了什麼外人的利用也說不定，比如今天抄私貨的事，當然是有外人勾通的。最好我們把四太太請來談一談，她是個老實人，不難套出她口氣。這件事，如果弄不清楚，以後，真要鬧出大事情來了。

白：也好，不過你和她談比較好一點，我看明天就送她到青島去，越是老實糊塗人，鬧出禍來便越沒有分寸。

劉：汪六他們還在大新等着呢。我看最好快一點叫他們去平民學校搜查，遲了恐怕風聲又走漏了。

白：好，現在你就去打電話吧，看着樣子不對的全替我抓來。

劉：是。（到寫字檯邊打電話，先檢檢號碼）你那兒？……大新旅社嗎？替我撥一百四十五號房間，……喂，我是劉七爺，你是誰？……哦，你找汪六說話。……汪六嗎？我是七爺，河北三馬路平民學校那兒有人看着嗎？……哦，很好，四爺吩咐你們馬上就去，看着不順眼的人全給抓來，搜查得仔細一點，我就在這兒等你們的信兒。……好，回見！、放下電話。

（僕送茶上）

白：（接過茶來喝一口）好，你就去找文萱談談吧。我去休息一回兒。（下，劉同下）
（僕將房間整理整理，然後將兩燈都熄滅，始走出，稍停，慢後有一人影閃出，急走出門。再稍停，有人進來，開室中的燈。是文萱，她顯然驚惶，不安，

進來就向四壁張望着，方坐到沙發上，又似乎很疲倦的樣子，支持不住自己的身體，眼睛常常的直視着或是猛然張望一下。（劉濟成進。）

萱：是你找我嗎？

劉：是的，有點不相干的話，要找你談談。

萱：（強自鎮定，可是聲音却有些顫抖）什麼事？

劉：就是晚上在飯店發生的事。

萱：唔？

劉：（笑）是你把林建平放走，是不是？

萱：（不語）

劉：這事我已經調查清楚了。

萱：（仍不語）

劉：你用不着再隱瞞，小傅我已把他看起來了。

萱：（突然站起身來，情感很激動）我要隱瞞着幹嗎？人是我放的。老實對你們說吧！我因爲不忍眼看着一個有爲的青年遭你們的毒手，所以把他放走了！你不許拿小傳，因爲是我逼着他作的。他一個茶房當然不敢不聽我的話，該殺該剮，我全當了，我知道你們都是些劊子手，我拚着一條性命，你們愛怎麼就怎麼辦吧！這種生活，早就過不下去了，我早就活够了！（歇斯特里的哭起來了，劉忙扶她坐下）

劉：四太太，您請安靜一下，您完全誤會我的意思了，不要說個把人這種小事，就是您做錯了什麼大事，四爺和你多年夫妻，一向彼此間的感情又這麼好，至多埋怨幾句，怎麼能夠談到死呀活呀的上去？何況您這種舉動是出自好意，又不知道實在情形，也怪我當時太忙了，就沒有來得及告訴您。不過現在事情既然作了，人也放走了，彼此埋怨也沒有用處，四爺還說：近來您身體不大好，不願意在您面前再提這件事，怕您心裡不好過呢！

萱：（漸漸淚止住，抬起頭）哼！怕我心裏不好過？難到我心裏有一天好過嗎？你這種花言巧語也不必在我面前說，我放走你們一個要犯，你們居然肯放過我，有這樣的好事？其實你們現在要拿我怎麼辦就快點辦吧，省得以後來慢慢收拾我。（涕又下）

劉：四太太，您簡直愈說愈笑話了。您今天精神實在有點不大好，所以儘轉這些奇裡古怪的念頭，我敢担保：四爺絕對沒有這種意思對您，您要再這樣想，真太冤枉他了。

萱：那麼你把我找來幹麼？

劉：您總把事情想個倒個兒，其實四爺怕您因為放走了林建平心裡不安，所以特意要我來勸勸您的。

萱：那倒要謝謝他了。（冷笑）

劉：多年的夫妻，孩子都這麼大了，還有什麼說不過去的？（微笑）其實這事兒也真

巧，您怎想到飯店裡來的呢？

萱：我是吃點心來的，誰知道你們飯店裏藏着人呢？

劉：那您後來怎麼知道的呢？小傅說的嗎？

萱：小傅怎麼會知道！對你說，你不釋小傅，我不饒你的！

劉：準放！明天下午我就帶他來交給您。

萱：對了，給我看看，此後你們再去收拾他，是不是？

劉：四太太，您怎麼這麼不相信我！以後您如果查得出小傅的三長兩短，盡管問我

就是了。

萱：哼！問你，我還敢問你？

劉：（詔笑）四太太！您這樣說真使我難過極了！我劉濟成在您府上行走了這麼多年

，聽四爺和四太太的差遣也是非一朝一日，請您想想：這幾年來我那次敢在您

面前道過一個不字！

萱：這話你對你四爺說到是對的。

劉：對您說又怎麼會不對呢！

萱：恐怕總有點兩樣罷。

劉：（彷彿很冤枉）哎呀，真是黑天冤枉！我還要再請您想想：當你們兩人吵嘴的時候，我劉濟成有那一次不是站在中間兩邊作調停人？有那一次敢偏袒過四爺，也跟着說過您的不是？四太太要是再不相信我，我真要氣死了！

劉：這麼說，今天幫着你四爺來對付我，那却只能算是例外了？

萱：四太太！您還要這樣說，那我真該雷打火燒了！我不是對您說過嗎？我是奉四爺的命令來勸勸您的，您爲什麼總這樣疑心我？

劉：好！那末，小傅的事，我就完全託你了。

萱：請您放心，四太太！小傅的事完全包在我身上，要是這小子身上掉了半根細毛，我可以砍掉一個大扭指來作賠償。我將來仰仗四太太幫忙的地方還多着呢，

這點小事兒都辦不了，還成！

萱：（默坐無語，若有所思的，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劉：（跟着嘆了一口氣）唉，說起這件事來我愈想愈覺得有天理，您說要去看電影，爲什麼就忽然會想起到飯店來呢，真也有點奇怪！

萱：那有什麼奇怪不奇怪，看電影還早，青虹到附近一個同學家裏去拿書，我在中原公司等了她一會。後來，她來了，我們在中原公司逛了一逛，走累了，我們就商量着到你們旅館來吃點心。那件事完全是偶然的，這用得着去瞎猜瞎想！

劉：（注意）您剛才說，大小姐去到同學那兒去了一趟，您沒去？

萱：我去幹嗎？

劉：那麼林建平的事，還是茶房幹的了，不然您們兩位從外邊來的，怎麼知道？

萱：你別瞎冤枉人，你們兩個的事兒，誰敢說，老實告訴你吧，大小姐一出中原公司，就看見你們架林建平的汽車了。

劉：哦？那大小姐也不知道他就藏在那屋裏呀！

萱：（沒有提防）你以為我們女人都是傻子嗎？我們到旅館來的時候，誰叫你們做得那麼慌張？

劉：（點頭）唔，大小姐真厲害啦，她為什麼不放他，自己到先走了呢？

萱：你老盤問我這些幹什麼？難道你還不知道她是同你們四爺一路的嗎？她肯放他！

劉：這麼說來，那麼您放走林建平的法子，一定是小傅那小子教的了。不然，像您這樣的人絕不會有那樣的手段的，只有他們那些茶房才慣於作這些鬼鬼祟祟的事，小傅這小子真可惡透了。

萱：胡說，你一口死咬着小傅幹什麼？你自以為你們才會玩花頭，我們女人竟連那麼一點鬼聰明都沒有，是不是？

劉：不，四太太，我知道您也是很聰明的。

萱：我不聰明，總有人很聰明啦！

劉：這麼說來，一定是大小姐玩的聰明了！

萱：我看你真像是發瘋了！你咬不着小傅，又掉轉來咬青虹，我不是對你說過嗎？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承當，青虹不肯幫助我，難道我就不能用話來套她麼？

劉：（起身哈哈一笑）套她，四太太，您真太老實了！您被人家套了，您還說是套人家？（去按電鈴，文萱莫明其妙的望着他，心裏不安了起來，等一會，僕上）
劉：去請四爺馬上來。

（僕應下）

萱：你請他幹什麼？

劉：（笑）這事與你不相干，現在什麼都明白了。

（檯上電話鈴響，劉去接電話）

劉：喂，我白公館，你那兒？……你是汪六嗎？我是七爺……怎麼？有這樣的事？

你快說，說得清楚一點，聽到沒有？（白次山上）好好好別再嘈了，我看你們啦，真都是他媽的一些飯桶！你等一等，等一等，四爺也在這兒。（拿下耳

機）

白：什麼事？

劉：真奇怪！平民學校的人全都跑了，東西也一樣抄不出，這麼快的事情，怎麼就會走漏風聲呢？

白：汪六在電話裏怎麼說的？

劉：汪六說：他們接到我的電話，就馬上趕去的，那曉得到了那兒却只剩下一座空房子，除了些不相干的課本，小學生的字本外，什麼都沒有！可是兩間屋裏却還有剛燒過的指烟頭，茶也還是熱的，而且……

白：（插問）那學校有電話沒有？

劉：據汪六說，電話有是有的，不過，據他們向那兒附近的隣居打聽，說是因爲那個學校很窮，付不起電話費，早就被電話局把線剪了。

白：（皺眉想一想）這樣看來，顯然是外邊有人去通風報信，那些小子才會跑掉的。你沒有問問他們：他們在沒有走進那學校之前，竟連一個形跡可疑的人都沒有發現過嗎？

劉：有，有，據汪六說，他們在沒有到那兒之前，就有人看見一個坐起一輛汽車跑到那兒，慌慌張張的走進學校去繞了一趟就溜走了，現在那小子還被我們的人釘着呢。

白：那你爲什麼不早說？

劉：我剛才正要說，被四爺的話打斷了。

白：（厲聲）你趕快告訴汪六，要他們快去把那形跡可疑的小子抓來！

劉：（慌忙拿起耳機）喂喂喂，你汪六嗎？……四爺吩咐，要你們趕快派人去把你

們釘着那個可疑的小子抓來，聽着沒有？（放下電話）他媽的，那幾個小子可也真厲害，我們下手的那麼快，竟被他們偷偷的全都溜走了！

白：（瞟了文萱一眼，再對劉）剛才的事怎麼樣？

劉：果然不出我所料，四太太這一次全是上了別人的當，四爺你請過來。

（兩人走向套間）

劉：噢，這幔子是誰放下的？一向都是掛着的吶。

白：剛才呢？

劉：我沒留意。

白：那末，誰把他放下來了呢？

劉：（點首）我看平民學校走漏風聲的事，恐怕也與這個有關係罷，我記得很清楚，我那時打電話的時候，這兒旁邊分明是沒有人的。

白：你這話什麼意思？

劉：四爺你請裏邊來吧！這事前後大着哩。

（兩人進套間，文萱到似乎心定了，坐在沙發上對他們的舉動很狐疑，然而她心中掀起的高潮似乎有點平下去了，她也沒有驚惶和不安，稍停，兩人出）

白：（走近萱）文萱，我看您近來身體不大好，精神尤其壞，楊四太太明早去青島，我望您還是去逛一趟，換換空氣，比較好一點。

萱：你用不着攆我，你要我離開你，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

白：（微笑）你何必這般神經過敏呢？過了這夏天，我就自己去接你回來，要是我事情定了，也許我也去逛一遭。身上掏出一捲鈔票，這是五百塊錢，我想暫時總够用了，你到了那兒，我再匯錢給你。

萱：（冷笑）謝謝你！（把錢接過來，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你以為我怕你不要我是不是？）（又悲又憤）老實說，這陣地獄似的生活，我早過够了，像你這像狠毒奸險的人，我也不能再和你處下去，我也再不能看着你們整日整夜做那些喪盡天

良的事，用不着明天早晨，我馬上就走，不過有一層，我要把小萱帶走，我不願我生的兒子將來也會養成了一個無恥的賣國賊，漢奸。

白：（忍着氣）你這樣生氣幹什麼？好，你要把小萱帶走你就帶去吧！不過你何必一定今晚走呢？

萱：（聲淚俱下）我要今晚走就今晚走，我一刻也不能再在這兒耽擱了，我希望我永遠看不到你！（放聲痛哭，跑下）

白：（憤嘆一聲）我恨不得把這些東西都殺盡了！

劉：四爺也不必難過，女人總是不懂事的多，所以我就不願意討老婆，寧可逛窯子。

白：文萱更不必說，你想青虹是我撫養大的，尤其這半年，我簡直把她當作自己的親生女兒，不想她到會假仁假義，足足騙了我這麼多日子，你想一個人再利害，會防備到自己跟前的女孩子嗎？真想不到她這麼跟我搗亂，這麼沒良心，用

不着說，今天下午的貨運到也是她去通風的，剛才平民學校的事大半也是她去通知的，唉……

劉：還是你平常太寬厚了。至於大小組的利害，我是早知道的，所以放走林建平的事，我早就疑心她，不過我先不敢對你說，平民學校的事情，我想多半是我先頭打電話去的時候，她就躲在那幔子後頭聽見了，我同你離開這屋子，她許就打電話出去通知，不過她通知到什麼地方，還得想法查一查，這是很有關係的。除了那平民學校也許還有地方，要是能查出來，平民學校的那般傢伙，也可以一網打盡了。

白：（稍想一想）好，你現在去叫他們看看文書東西收拾好沒有，你陪着她把她送到楊四太太那兒去，順便再托托楊四太太請她勸勸她，我也許一會兒也到那兒去。

（劉應下。白次山坐在那兒狂吸着雪茄，很憤怒又很不安的樣子，時時站起來

躡着步，然後按電鈴，僕上）

白：大小姐沒出去吧？

僕：沒出去。

白：去叫她來。

僕：是！（下）

（過了一會，僕上）

僕：老爺，大小姐已經睡了。

白：睡了也要叫她來。

僕：是……是……哦，老爺，剛才劉七爺還要我告訴老爺說，剛不多久以前，有人看見大小姐在電話間裏打過電話。

白：曉得了。（停了一停）喂，別走！你去告訴前後門的人，不許被大小姐出去，聽

見沒有？

僕：是！是！是！（忙下）

（一會，青虹上）

虹：四叔叫我？

白：是的，我叫你。

虹：有什麼事麼？

白：（樣子很冷酷）沒有什麼事，你坐下，我想跟你談談。

虹：夜已經很深了，四叔也該早一點兒休息啦。

白：我還想坐一會兒。

虹：我看四叔的臉色彷彿很不好似的，不舒服嗎？

白：（冷笑）你也關心起你四叔的身體來了。倒也真難得！難得！假使我們家中，能

够多有幾個像你這樣真心誠意的關心我的人，也許我的臉色就可以好點了。

虹：四叔近來真太辛苦了。

白：（感嘆）這點點兒辛苦算得什麼！你要知道，一個事業心很重的人，也像一個上戰場打仗的兵士一樣，辛苦本來是應該的，只要自己的辛苦，能夠得到安慰，那怕就辛苦死了，也是值得的，一個人最怕就是你平生辛苦，結果却反而落得自己的親人的一場咒罵！

虹：（覺得次山的話中有刺，漸感不安）我想這種事情不會有的。

白：不會有的！世界上的事情真難說得很。本來是不應該有的事情，却常常出人意外的偏偏會有！這難道你都還沒有見過嗎！

虹：（故意將自己避開）是不是四嬸又同四叔鬧彘扭！

白：你再也別提起你四嬸了，這個糊塗女人，你一提起她，我就渾身冒火！

虹：有時四叔也得原諒原諒她才好。

白：（不自然的笑了一笑）原諒她！是的，我得原諒原諒她。（轉視青虹）可是我自己呢，却沒有誰肯原諒我啦！

虹：（避開次山的注視，默然無語）

白：我近年實在太忙，也很少有機會同你談談，我想我們叔姪之間，是應該無話不說的，青虹：你是以明白事理的人，我現在想同問你，你說，你坦坦白白的說：你對你四叔近來的一切行爲，究竟滿意呢，不滿意？

虹：（一驚）四叔爲什麼突然鬧起這樣的話來了呢？

白：沒有什麼，你坦坦白白的說你的好了。

虹：我要是對四叔不滿意的話，那我爲什麼會這樣樂意的來幫助四叔呢！

白：你這話當真？

虹：（毫不遲疑）我什麼時候在四叔面前扯過謊！

白：是的，你從來都沒有對我扯過謊的。（停了一下）這樣說來，我的一切秘密你都
能够替我保守了！

虹：我什麼時候，洩漏過四叔的秘密。

白：你自己想一想：像你這種精明的人，是不是也有疏忽的時候？

虹：我想，我不會那樣的糊塗。

白：這麼說，那却令我有些很難猜測了！

虹：四叔有什麼消息被人洩出去了嗎？

白：是的，有兩件最秘密的消息被人知道了，而且因此也就有兩樁最重要的事情被人破壞了！

虹：（裝着不知）哦，竟會有這樣的事情？

白：第一樁是今天下午從秦皇島秘密運到的一批貨，連海關都沒有檢察出來，却被幾個混帳小子發覺了。第二樁是我在半點鐘以前，差人到平民學校去捉幾個人，那曉得我們的人還沒有到，那幾個小子都早就溜走了。我在懷疑如果沒有人去走漏消息，那些小子怎麼就會事先知道呢！

虹：（心內已經明白，但她還是神色不變）這真奇怪了，他們怎麼會曉得的呢？

白：（很嚴肅的望着她）你跟我想想看，究竟是誰幹的？

虹：（還是很鎮定）這倒有點難推測了。

白：（逼問）你看會不會是我身邊的人幹的？

虹：那可難說得很啦。

白：（更進一步的逼問）你看會不會是我身邊的親人幹的？

虹：（依然神色不變）親人——誰？

白：你說還有誰呢？

虹：難道四叔還會疑心是我幹的麼？

白：我倒從來就很相信你，可是——

虹：（忙接口）可是劉濟成却疑心是我，是不是？

白：你別胡說，聽我講！午後貨到，我去接電話的時候，只有你同文萱在我身邊，

半點鐘前我叫正明打電話派人到平校去抓人的時候，據說你就藏在這兒的幔裏

，你說，這怎麼會叫人不疑心是你呢！

虹：四爺，我要問問你：是誰看見我藏在這櫃子裏的？——誰？是不是劉濟成那個壞東西？

白：總有人知道你藏在這裏的啦，你一定要咬到劉濟成幹什麼？

虹：（憤辯）四叔，你也跟着這麼說，真叫我傷心了！你以為海關檢查不到的東西，必定也就跟着會發覺不到麼？劉濟成這個東西，他自以為他人很聰明很能幹，他做的事情別人都是不會曉得的，他不懂得咱們天津這地方，不一定個個人都

是鬍子傻子，你只要一去幹一件把不規矩的事兒，便到處都有眼睛把你瞧着，到處都有耳朵把你聽着的，你要秘密，祕密得了誰！自己做事不謹慎，出了亂子，反來亂咬人！

白：好，這就算是劉濟成亂咬你的罷！可是青虹！我還要問問你：依你的觀察，你覺得林建平這人怎麼樣？

虹：四叔問的是他的那一方面？

白：你覺得他的思想怎麼樣？

虹：我看他沒有什麼思想，不過人倒還很聰明。

白：他的行為呢？

虹：那我可不曉得。

白：你很喜歡他，是不是？

虹：誰說我很喜歡他？

白：你真的不喜歡他？

虹：當然是真的。

白：我想，你雖然不喜歡他，可是却很同情他，對嗎？

虹：我對他無所謂同情不同情。

白：（態度變得很嚴厲）這樣說來，你既不喜歡他，也不同情他，那你爲什麼今天在

旅館裡教唆起你四嬪把他放走了呢？

虹：（生氣）這話是怎麼說起的！我根本就不曉得林建平在旅館裏，我怎麼會教唆四嬪去放走他呢？這又是誰在四叔面前造的謠，我要請四叔跟我清一個水落石

出！

白：（冷笑）哼！這又是別人造你的謠！

虹：這不是造謠是什麼？四叔可以叫四嬪出來對證嗎？

白：用不着！

虹：（裝得很感傷）這樣看來，這家裏我還待得下去麼？

白：胡說！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當着自己的親叔父面前，不應該這樣狡詐！

虹：我什麼地方狡詐？

白：你還要同我強辯！一個年輕人，自己做錯了事，自己承認了就得了，用不着推

三推四的，我的意思也不過是要你誠懇的認錯，以後自己努力去痛改前非就成

了，你還要找些無理的話來同我狡辯爲什麼？

虹：那分明是四嬸做的，爲什麼四叔要疑心是我？這顯見得四叔還是有偏心！

白：這是什麼話！我有偏心，我什麼時候偏心過你四嬸？

虹：四叔既沒有偏心，就不應該懷疑我。

白：那許多事情分明都是你幹的，怎麼叫我不懷疑。

（劉濟成輕腳輕手的走進。他瞧見次山與青虹在衝突，他便立住了腳，站在那

兒的門邊）

虹：四叔的證據在什麼地方？

白：還用得着證據麼？

虹：沒有證據，就是冤枉，請四叔把證據拿出來！

劉：（忙走過來）四爺！

白：那件事情怎麼樣？

劉：又糟了！據汪六他們來報告，那個被我們釘着的小子，據那兒的房東說是姓王，剛才我們的人飛快的趕到了他的家，那曉得那小子很快的就從側門溜走了！

白：真是一些沒有用的東西！抄到什麼東西沒有？

劉：（拿出一張小紙條）倒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四爺，你瞧！

白：（展視紙條，驚憤，怒對青虹）青虹！你真要我拿證據出來給你看嗎？

虹：（只好硬到底）四叔有什麼證據，儘管拿出來？

白：（氣得發抖）過來！我給你有一點東西！（將紙條打開顫聲的唸）「今晚十時前，有大批私貨運到堆棧。」你看清楚了沒有？這不是你的筆跡？是誰的筆

跡？

虹：（大驚，向後一退）

白：（逼近，震怒）你現在還要問我要證據嗎？我問你：你現在還有什麼花言巧語可

抵賴？你說，你說呀，你現在還有什麼花言巧語可以抵賴？

虹：（她沒有懼怕，態度很豪爽）我現在用不着抵賴！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四叔！那
些事都是我幹的！

白：（大怒、糊塗東西！你這種忤逆的行爲真太叫我傷心了！我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
？你爲什麼這半年跑到我面前來裝腔作勢，騙我哄我，叫我處處相信你，喜歡
你，什麼都不瞞你，什麼事都叫你幫着我作，你便乘機來探聽着消息，秘密的
去勾結着一羣混帳小子來同我搗亂，你居然安着這樣深的心來收拾我，你說：
我究竟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

虹：四叔！這不是對不對得起我的問題。

劉：大小姐，請你的態度好一點，你瞧！四爺的心裡已經很難過了。

虹：誰要你多嘴！

白：青虹，你已經不是不懂事的人了，我想你總應該想想：當你還是這麼大小的時
候，你的父母都相繼去世了，我辛辛苦苦的把你撫養成成人，從小學送你到中學

，從中學又送你到大學，我爲你真不知花了許多心血，就是前幾天，我都還在爲你打算，想讓你明年在大學畢業之後，我就送你到日本去住研究院，像我這個做叔父的人，總算盡了我做家長的責任，對於你也總算是問心無愧了。那曉得你不懷好心，用這樣惡毒的態度來對付我，我現在要你好好兒的想一想：你這樣做，你對得起我嗎？你對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嗎？

虹：四叔！你這話說錯了，我想，我只有這樣做才對得起我的父母！

白：胡說！你好好兒的聽我講：你人還年輕，判斷力也很薄弱，你一時錯入了迷途，本來是不足深怪你的，現在我只要你當着我的面，承認你自己的錯誤，誠誠懇懇的答應我，從今以後，再也不去幹那些糊塗的事了，只要你能够這樣做，做叔父的馬上就可以原諒你，而且還是跟從前一樣，對你還是一樣的喜歡，一樣的痛苦！

劉：大小姐！快點在四爺的面前認個錯就成啦。

虹：誰要你又多嘴！（轉對次山）四叔！請讓我說一句你不願意聽的話，我很誠懇的告訴你，應該認錯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白：（氣極）糊塗東西！你怎麼敢說出這種無法無天的話來，你真要把我氣死了！

虹：（改變了自己倔強的態度，也想用感情來打動他叔父的心）四叔！請你不要誤會我是一點感情都沒有的人，你辛辛苦苦的，從小到大把我撫養成成人，難道我會不感激你的麼？你常常都在關心我的起居衣食，關心我的學業前途，難道我會像木石一樣一點兒感覺都沒有的麼？

白：好啦，那末你爲什麼還要找些話來回我強辯！

虹：（異常誠懇）四叔這不是我的強辯！實是你這半年來的一切所作所爲，太令我傷心，太令我痛恨了！我不明白，你爲什麼一定要去依靠我們的民族敵人，一定要去勾結那些浪人痞子來危害我們的國家民族呢！

白：你瞧你這個強詞到底的東西，又在胡說八道了！

虹：（感情越說越激動）這不是我的胡說八道，四叔！我很坦白的問你：你要去這樣做究竟是爲了什麼？你還是爲名？爲利？爲國家？爲民族？你不這樣去做，難道我們就會無衣無食不能生活下去了嗎？

白：你懂得什麼！糊塗東西，你叔父要想在天津這地方做一個人上人，要想在這地方站得住腳，被人挪絆不倒，要想不破產，不失業，不像裕興麪粉廠的王老板一樣，弄得焦頭爛額，要死，死不了，要活，活不成，那我就得這麼不顧一切的幹下去！我問你：你滿口的國家民族，民族國家，你說，全中國有幾個人是真正的愛國家，愛民族的！

：（幾至淚落）四叔！你不能這樣說！你爲什麼要這樣說呢！你這簡直是自己侮辱你自己！我請求你，我誠誠懇懇的請求你：看在我們祖先的面上，也看在我們做子孫的面上，你答應我，從今以後，再也不去幹那些無恥的勾當了，俗話說得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只能够「痛改前非，」我是完全可以聽

你的話的，你那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四叔！你肯接我這一團圓求嗎？

白：我看你真在發瘋了！你自己不改過，你還要來勸我！像你這樣糊塗的東西，我實在沒有那麼多精神再來同你噲噲，我現在再限你一點時間，讓你多去反省反省！

（次山氣極欲走）

（一僕提着一包裝滿很好的一大包東西，似乎很沉重的樣子，進來。）

白：（停足）什麼東西？

僕：說是張公館送給老爺的。

白：（盛怒之下）現在拿來作什麼？

僕：（胆小的）說是要立刻交給老爺。

白：（有些疑心）是什麼東西呢？

僕：說是雲南帶來的上色好土。

白：胡說！雲士怎麼是這樣裝的？

劉：不妨打開看看。

白：打開吧！

劉：小心點！我看那樣子不對。

（僕小心的把它打開，赫然一個炸彈呈露出來，僕嚇得啊呀一聲，劉白也不由倒退幾步，青虹也非常奇怪。）

劉：看，旁邊還有一個紙條，（輕輕過去，將它拿起唸）「鐵血除奸團奉送白大漢奸吃的晚餐」，這是怎麼回事？

白：送東西的人呢？

僕：他說不要收條，早走了。

白：（頓腳）混蛋！

僕：（戰戰兢兢不知怎樣才好）是田順叫我拿進來的。

白：（怒視青虹）這大概又是你的主意了。

虹：我倒沒有這麼多的好主意！

白：（氣極）我現在不想同你多說廢話了，讓我回頭再來收拾你這個可惡透了的東

西！

（白次山走了出去，僕人也跟着走出，室中只剩下劉濟成同青虹）

劉：（斜睨着青虹微笑）大小姐，近來很辛苦了吧？

虹：（不理他，站起要走。）

劉：（起身將門攔住）大小姐，您上那兒去？

虹：（轉身憤怒的）你管得着我嗎？

劉：（冷笑）大小姐，對不住，我是奉了四爺的命令。

虹：胡說，我沒聽見。

劉：（冷笑）大小姐沒有聽見的事兒多着哩。

虹：我偏不在這兒，你拿我怎麼樣吧？想奪門而出。

劉：（掏出手槍來，微笑）大小姐，對不起的很，您請坐一會兒。

虹：（憤極，無可奈何，只得坐在沙發上）你們要辦我就快點。

劉：（將手槍收回坐在圍椅上，笑着望她）我不知道，四爺一會兒就來了。

虹：（想一想冷笑）我明白，全是你弄的鬼。

劉：大小姐悉別冤枉我，這事與我完全不相干。（笑）其實呢，您要早不把我當外人看，事情也不會弄成這樣糟，現在這事兒就算不好辦了，四爺氣成這個樣子。

聽四爺的口氣，今晚一夜的罪，恐怕大小姐要够受的，那些收拾人的法子，您沒聽過吧？您這樣一位嬌小姐、恐怕一下子都受不了，我真替您害怕。

虹：（冷笑）頂多剛了我吧。

劉：倒不是剛，恐怕那些名堂您聽都沒聽過。

虹：你不用嚇唬我，我拚着一條命。

劉：真能馬上死到也罷了，他弄得您不死不活的，才難受啊。大小姐，您要知道，這事情不是四爺一個人的事情，是咱們許多人的事情，要是大家知道大小姐在搗咱們的亂，痛恨大小姐的人還多着啦，因此我說大小姐，您何以這樣慘呢，只要您答應一聲，什麼事不就都完了嗎。

虹：（厲聲）要我答應什麼？

劉：您是真傻！他們那些流氓，您屢次三番的救了他們，現在您危急到這步田地，他們連理都不來理您，像林建平那小子，還不知高飛遠走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現在只有我在陪着您，我來替您担心着急，所以您以為有良心的人，未見得有良心，您以為是壞人，我其實，我對您真不壞，這叫作日久見人心。

虹：（想了一想）你不提這些還罷了，你說我傻，你真傻呢，就拿今天這事來說，事情的真像，你們都還沒有弄清楚，單以為抓住我就行了，呵！你簡直是糊塗虫！

劉：（笑着笑臉）我怎麼是個糊塗虫！

虹：（低頭）你自己想想好了，你要是平常不那麼糊塗，事情何至於弄得這樣糟！

劉：（涎着走近她）我不懂您的意思，您何妨說一說？

虹：（躲開他，走到寫字檯邊）現在說什麼，反正我是一條命，你們要怎麼就怎麼好了。我只奇怪，你平常做事到很能幹，獨有這些事兒上，你就非常之笨。

劉：（走近她，她却不躲避了，反而近身挨着他）大小姐！您這話，不管是真心也好，假意也好，反正我劉濟成對於您永遠是一條心，您說我笨，也許，但是您從來沒有給過我好臉子看，叫我怎麼聰明得起來？只要您對我果然要回心轉意，這些事一概不成問題，並且……（青虹一手插進劉的衣袋中，偷了劉的手槍，忽然對住他，劉大驚，不由身子向後一退，剛要喊）

虹：（厲聲）不許嚮，你開口，我就是一槍！把手舉起來，你敢動！混帳無恥的東西，我叫你今天知道知道我的利害！你自己想一想：你的所作所爲，有一件是

人作的事情嗎？你惹着我叔父無惡不作，你們的罪惡是數也數不清的。你等着。現在的時候馬上就到了，我叔父惡貫滿盈的時候，也就是你末日到臨的時候，現在我先留着這條狗命，讓我們全中國救亡戰士來處罰你！（一面罵，一面逼劉到幔子後邊，將套間門拉出）進去！你敢哼一哼，就要你的狗命！（很快將套間門鎖上，將門上鑰匙收起，跑下）

（電鈴響，僕上）

僕（向四面一張望）咦，沒人哪！（剛要走出，劉迎着套間門，又大喊，僕走向幔子）誰在裏面呀？

劉：（在內）你快把它開開！

僕（推推門）咦，劉七爺嗎？你怎麼把自己鎖在裏面啦？

劉：（在內）你快開開，少說廢話！

僕：沒鑰匙呀！叫我怎麼開哪？鑰匙你自己攔在裏面去了吧？

劉：（急罵）混帳！你快去找把鑰匙來，你再說廢話，我揍你！

僕：是是，這打那兒說起，自己把自己鎖在裏面，又把鑰匙丟了。

（一面說，一面下去）

（白次山上）

白：咦，濟成呢？

（劉在內大喊）

白：（驚）這怎麼回事？濟成，你怎麼跑到裏面去啦？（到套間門口，推了門）怎麼？

（心裏有些明白了，大聲向裏間、青虹呢？）

劉：（在內）她跑了！

白：（大怒）什麼？她跑了！反了！反了！這簡直太不成話了！非把她抓回來不行！

（要去按鈴）

（僕取鑰匙上）

白：你快去叫他們來。

僕：你說叫誰？

白：門口的聽差全給我叫來。

僕：劉七爺等着我開門哪。

白：（頓足）叫你去你就去！

（僕要走，另兩僕上）

僕：老爺，大小姐剛才把老爺的汽車開跑了，從後園門走的，後園門是王成把守的，大小姐拿手槍比着他，他沒法攔。

白：混蛋，爲什麼早不來告訴我？

僕：大小姐剛走，我們就到客廳找老爺去，老爺已經進來了。

（前一僕人已將劉放出）

劉：別的事先別講，趕快打電話通知巡捕房，攔那車子，有車子就好辦了。

白：你快打呀！

劉：（急忙打電話）喂，喂，你巡捕房，我自次山白公館，現在白四爺的汽車被一個女賊偷跑了。請你們趕快派人去攔住，把人給抓來。車子是五十號，藍色的。

（把電話機放下）

白：（憤極，忽然轉到一念頭，高聲的叫起來。）哎呀，濟成，剛才你給平民學校打電話的時候，她不是躲在套間裏的嗎？

劉：我想一定是的。

白：（惶急萬分）這套間裏，我攔的保險箱子的鑰匙，她是知道的，我要快去看看。

（趨向套間裏）

（大家的精神都緊張起來，彼此怔怔的看着，稍停。白次山大叫着出來）

白：（憤怒得像匹獅子）糟了！糟了！我的全部重要文件都給她偷跑了！這下子我真

完了！完了！你們快替我去追她！快！

(大家惶急得不知怎樣才好，忽然一個穿灰袍的進來)

灰：四爺！那個逃掉了的姓王的小子算被我釘着了，我把他釘到了河北五馬路一個住宅，我打聽了出來，那邊恐怕還是他們的一個重要機關。

白：(神經錯亂，大聲辯笑)重要機關！好呀！你們快去吧！馬上就去，我也同你們一塊兒去，濟成快打個電話去再調點人來罷！(辯笑)嘻嘻！好小子！你們以為我白次山是好欺的麼？瞧着罷！我不把你們這批王八蛋的鮮血來染紅天津的馬路，我白次山不算是人揍的！

第四幕

景：一所普通平房的院內，房子很舊，舞台正面是牆，牆上露出幾塊被風雨剝蝕的地方，左面露出屋的一角，角上有窗，窗中一個電燈懸掛在窗外，屋後伸出一枝樹

幹，有濃綠的枝葉，舞台右面便是大門，大門不很大，是雙扇板門，門也不很結實，近屋角的牆邊有幾個破花盆及些破爛東西，院中縱掃擺着幾把小凳子，破桌椅。月亮已經偏了西，但月光還很明澈。

（開幕時）幕初開時，一切很靜，只聽得窗裡有油印機軋軋的聲音，窗上不時有一個人影閃來閃去。

移時院外街上，突響過來一陣凌亂急促的奔逐之聲，間雜着三兩聲驚叫「抓着他！抓着他！」

林建平和朱竹君一在屋側，一日屋中奔了出來，很吃驚的傾耳靜聽，接着院外街上，有人在相互惡罵！

……媽的，你這小子真飯桶，分明人都瞧清楚了，却被他袍掉！

……你罵誰？

……大爺罵你！

……罵我？你配！

……大爺還要揍你呢！你知道抓着一個人到手，該有多少進賬？

……爺爺不知過——媽的！你這小子的天大本領就只會罵人，那末，我問你，你的大腿呢？光是你爺爺才生着大腿麼？

……好！好！好！你們這兩個傢伙，光會罵街有什麼用處啦！我想那幾個小子是逃不了的，大家快點跑過來，咱們快到這兒附近的胡同裡去搜一搜！

朱：（一驚）你聽到沒有？那批無惡不作的漢奸，又要去公開綁人去了！

林：（激憤）啊！這就是我們的天津！這就是我們的天津！誰說天津還算是我們的呢？竹君！我實在忍受不住了啊！

朱：（急止之）小聲一點！別那麼興奮！忍不住也得咬緊牙關忍下去的！這麼一點點兒刺激你都忍受不下去，那你還能很沉着的去跟敵人苦戰苦鬥麼？

林：竹君！你的話自然是沒錯的，可是我的感情實在太激動了！我真恨不得立刻就

去喝那批無恥的東西的血！

朱：那有什麼用處呢！你這人壞就壞在感情太激動！你知道，我們是光靠感情用事能够成功的嗎？

林：是的！我自己的毛病，我自己也知道！

朱：那你就應該好好的把牠改掉才成啦！

（院外街上，凌亂的腿步聲又起）

林：（驚）你聽，外邊又有人在奔跑，該也不會到我們這兒來搜查吧！

朱：你鎮定一點好不好！

（遠處槍聲突起，街上有人喧嚷和奔逃）

林：（驚慌）你聽到嗎？槍聲，半夜三更的怎麼會有人放槍啦！

朱：（鎮定）你別要這樣驚驚慌慌的，聽到沒有？

（遠遠的又傳來幾聲槍響）

林：（仍驚）你聽！槍聲又在響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啦！

朱：該也不是漢奸們暴動起來了吧！

林：那我想一定是的！一定是的！這些日子來不是人人都在傳說日本在華的特務機關早已經收買好了無數的漢奸，就要來奪取我們的天津了嗎？你請在這裏站一會兒，讓我去告訴一聲老孫好不好！

朱：你這樣着急幹什麼？你聽槍聲不是又停止了麼？

（二人傾聽槍聲也停，人聲漸寂，移時突聞身後在轉然一聲接着王太太和李小薇從牆角上翻了進來）

（二人吃驚，連忙轉身奔到牆角）

林：誰呀？

王：是我！

朱：別多嘴（走近）我怕是誰啦！才是你！（轉對林）認識嗎？老王的太太，（奔至李

薇的面前將她扶起）啊，小薇你也來了，你們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不從大門裏進來！

王：誰還敢從你們的大門裏進來！

朱：剛才差點就把我嚇死了！我的心現在都還在撲通撲通的跳啦！

林：你們在外邊碰到了什麼事情了嗎？

王：誰道剛才的槍聲你們還沒有聽到麼？

朱：外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啦？

王：剛才我們快要走到你們這兒來的時候，突然聽到東邊響過來一陣槍聲，好幾顆流彈，唧呀唧的就在我們頭上亂叫，我們大吃一驚，抬起頭來一看，只見許多人對着我們迎面跑了過來，我們知道事情不對，連忙折到你們這邊的一條小胡同裏，仔細一打聽，才聽到跑過來的人說：是走私的浪人正在開槍打我們海關的

緝私隊！

林：什麼！浪人竟敢開槍打起我們的緝私隊來了？

王：你還才知道麼？我們爲了怕吃浪人打來的流彈，沒有辦法，只好從你們這兒的牆缺口跳了進來。

李：我的脚都給我跳痛了呢？

朱：沒有折壞吧？

李：還好，你瞧！我揉牠幾下，不是又可以跳動了麼？

王：竹君！今天我家裏被搜查的事你曉得了嗎？幸而我同老王都跑得快，要不然全都被抓去了啦。

朱：曉得了，老王剛才來過。

王：老王呢？還在這兒嗎？

朱：早走了！

王：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朱：不知道，大概老孫要他去幹什麼事去來。

王：唉！想起來今天真危險！幸而我同老王都跑得快，要不然，全都被抓去了啦！

朱：這總算你們的運氣好！

王：運氣好，那到不見得！我從家裏跑了出來，一跑就跑到小薇那兒，我心裡在想：小薇那兒會有什麼問題呢！那曉得坐不上一刻鐘，有人來說她家裏也靠不住了，我心裏一急，只祇好折轉身來和小薇就開跑！現在我們是跑到你們這兒來了，我想：你們這兒總不會坐不上一刻鐘，又會靠不住吧？

朱：那可難說得很啦，你知道嗎？聽老孫說：白次山的漢奸網已經在全天津市都佈滿了，我們一不小心，就會馬上遭他們的毒手啦！

王：是的，我也聽老王說過我們有許多青年朋友，抓的被他抓，殺的被他殺，打的被他打，關的被他關，白次山這個漢奸頭兒，真是可惡極了。

李：要使我瞧見他，我一定要幾刀把他殺死！

林：要使他落在我手裏的話，那我却要使他坎成肉泥！

（台上沈靜一會，外面突有人敲門，院中人均吃一驚）

林：噫！這樣夜深了，爲什麼還有人往來？

王：是啦！該也不會有問題吧，你們這兒有警號有沒？

李：糟糕！糟糕！這怎麼辦呢！

朱：別要驚慌，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林：好，讓我去開門。

（林搶着走到大門前，在門上面敲了一下，外面又敲了五下）

林：誰？

外答：是我！

林：你那兒來的？

外答：國貨商場。

(門開，跑進來的却是青虹，她手上挾着一捲東西，神色顯得很匆迫)

(朱王李均因不識，大驚！)

林：(大吃一驚)哦，是你？

虹：(微笑)不錯，是我！

林：你跑到這兒來幹嗎？

虹：我嗎，我來找一個人的。

林：找誰？

虹：(冷笑)只找一個人。

林：(在驚憤中大聲的)是不是替你叔父來找我？

虹：(冷冷地)那倒不見得。

林：那末你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呢？你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嗎？

虹：我不知道。

林：那你就讓我來告訴你吧，這兒絕不是你們漢奸的兒女可以隨便來往的，你聽懂沒有？

虹：（搶着說）你也讓我來告訴你吧，這兒更絕不是像你這樣的草包可以隨便來往的，你也聽懂沒有？

朱：建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王：這位小姐究竟是誰？是從那兒來的啦？

林：你們都不認識她嗎？

朱王李：不認識！

林：那末讓我來替你們介紹吧，這位就是大名頂頂的白次山的姪女白青虹小姐！

朱王李：（同吃一驚）哦！

虹：（冷笑）哼！你們打算把我怎麼樣？

林：你以為我們不敢把你怎麼樣麼？我只問問你，你是怎麼樣找到這兒來的？你究

竟到我們這兒來幹嗎？

虹：對不住，我現在到沒有那末多精神來同你廢話了。（拔步向裏邊走去，林向前攔着她）

李：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啦？

林：你要到那兒去？

虹：你攔着我幹嗎？你以為這地方只有你好來嗎？哼！快放手！

（朱王李三人剛要撲身進去，孫立羣已經走了出來）

孫：哦，青虹，我正在替你着急哪，你是什麼時候來的，為什麼不早點進來啦？

（孫走過來與青虹握手，林與朱王李三人大為驚詫。忙向後退了一退）

虹：（得意的微笑）我怎麼敢進來啦？

孫：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這兒沒有人認識你是不是？

虹：不，誰說沒有人認識我！

孫：是啦，我想老王的太太總會認識你的啦。

王：不，我不認識她，老王也沒有跟我提起過。

林：多少已經有點明白，我認識她！

孫：你認識她，在什麼地方？

虹：你還不知道嗎，他就是光會在我們家中貼警告書送大炸彈的天字第一號的家庭

教師啦！

孫：啊，我現在什麼都明白了，因為建平是今天才到我們這兒來的，從前我又沒有同他見過面，所以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大知道，過去青虹雖然跟我說過她家中有那麼樣一個人，我總以為是同我們沒有什麼大關係的，因此，也就沒有十分注意，要不是青虹剛才提起，我還不曉得建平就是那位家庭教師呢，好，現在我們應該什麼都可以明白了，過來吧，建平我來同你們重新介紹過，青虹是我們團體裏面最有力的一員戰士，她叔父的一切秘密活動都是她告訴我們的，幾點

鐘前，你們軍校發生的事情，要不是她早一步設法通知，那兒的人全都完了，你非但不應該疑心她，而且還應該特別感激她啦！

王：啊，原來是自己團體裏邊的人，那真好極了，好極了！

朱：這也可以說我們的生活很富於戲劇性啦！

李：是的，是的，真有趣極了。

林：（又驚喜，又慚愧）啊，青虹，我真慚愧極了，我萬分誠懇的請你原諒我，原諒我過去對你的魯莽，對你的傲慢和不敬，我現在已經深深的知道我的不是，你能原諒我嗎？

虹：我那兒有資格來原諒你啦！貼警告書，送炸彈，砸着人不問青紅皂白就罵他三聲漢奸，不都是頂瓜瓜的偉大工作嗎？你爲什麼還要要求別人來原諒你呢？

林：請你別再挖苦我了，青虹，我到你們家來教書，本來是爲了解決朋友的生活問題來的，我起初並不曉得你叔父是幹什麼的，後來雖然曉得了，其實我也本

應該冒着十分的嫌疑，去幹那種幼稚的行動，不過，我因為我的感情太激動了，所以忍不住便那樣的亂幹一下，我已經對你認錯了，你還能原諒我嗎？

虹：那末那一顆炸彈呢？是不是你送的？

林：不，那絕不是我幹的！

孫：建平今晚還沒有出去過，我也想他絕不會幹這種事的，大抵是什麼動盪之頭的人幹的了。

虹：那炸彈雖然確是寫着鋤奸團送來的，我因為很有點像我們這位英雄的作風，因此我也就有點疑心他。

林：這未免太冤枉我了。

虹：好，就算我冤枉你一次吧，不過建平，你以後再別要這樣的糊裏糊塗的瞎倒瞎撞了。你聽到沒有？

林：啊，青虹，我更應該萬萬分的感激你了，我真做夢也沒有想到是你教你四孀把

我放出來的。

虹：別老說這些婆婆媽媽的話了，誰要你感激我，我現在沒有那末多的時間工夫來對你表功，快做你的工作去吧，我現在還有要緊的事要同老孫商量。

孫：（微笑着退在一邊）是的，我也正要問你，這樣夜深的跑了來，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虹：我再也不能在家耽擱了。

孫：爲什麼呢？

虹：因爲我叔父已經完全把我察覺了，剛才他很憤怒的把我軟禁起來，差點就把我打死，幸而我還機靈，把那監視我的槍繳了，坐着汽車繞了許多灣，在途中把汽車丟了，才算逃了出來，不然的話，恐怕今生今世都不能再見你們了，瞧罷，這是他手下那第一條大狗的手槍，（她從袋中把那槍掏出來，大家都很驚異的望着她。）

林：好極了，我們這兒正差這東西。

虹：你別要來插嘴，再瞧吧，老孫（把那捲東西丟了過去）這兒還有一包好東西。

孫：是什麼東西？

虹：是我叔父的幾種賣國文契？

林：你怎麼得到的？

虹：當然是偷的，難道我叔父還會送給我嗎？

孫：（檢視文件）讓我來看看吧，究竟是什麼東西，（翻閱，唸出）振中洋行定貨單，興華銀行擴充股額計劃書，治安維持委員會大會紀錄，你們好好的聽着吧，麪粉六十萬袋，白糖二萬包，疋頭百萬碼，人造絲十萬担，海味五十萬斤

.....

朱：哈，他媽的，這麼多！

孫：還有更惡毒的計劃呢，你們再聽我唸吧，興華銀行股資擴充預定額為谷崎六百

萬，白次山五十萬，張敬軒五十萬，楊成章四十萬……新添股金共計三千萬。

林：這麼一來，咱們華北整個的經濟命脈不都全完了嗎？

王：你才曉得嗎？早都完了！

李：唉！咱們中國的漢奸爲什麼會這麼多啦！

孫：青虹，你這麼一來，過兩天我們把這些東西在我們的刊物上一暴露，恐怕你叔叔更不會饒你了！

虹：那當然！

孫：啊，我還忘記告訴大家一件要緊的事。這兩天來的形勢真嚴重極了，我們應該特別警覺點才好。我們這兒這兩天來往的人很多，人也很複雜，因此，我想明天一早起來，就搬家。現在夜已經深了，大家還是早點睡了吧。裡邊還有幾個人等着我呢，走青虹，我們進去再談談。

（台上空氣頓時嚴肅起來，林同宋在靜默中忙去收拾東西，青虹同孫立榮相偕的走到屋簷下的門口，這時大門外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接着有更大聲的敲門，屋內的人都驚住了。甲乙兩人還顯得有點慌亂，門內屋側也在驚異中湧出了好些男女青年來。）

孫：（很嚴肅地）大家不要驚慌，要是敵人真的來了，我們同他拚個死活就得了。

（許多人在驚慌中間望後退了進去，外面的打門愈敲愈急。）

虹：多半是敵人來了。（掄槍）

孫：多半是的。

（閃身已到屋側，接着外面的大門轟然一聲便倒了，劉濟成帶着許多流氓持槍湧進。）

（青虹見是濟成，便搶步跑了過去。）

劉：（吃驚）哦，大小姐，真想不到您也在這兒。（暗示一流氓，一流氓跟着去，通

知白次山。）

虹：（很氣憤的）是的，我也在這兒，你要怎麼樣？

劉：我敢怎麼樣呢？我還不是奉了四爺的命令？（突然望着建平）哦，林先生，更想不到你也在這兒，那真好極了，好極了。

林：你們是特來找我個人的，是不是？好吧，我馬上跟你們一塊兒走——

劉：不，所有這兒的人，我們都還要請一請。（掉頭對部下）來呀，去把後面所的屋子都給我搜一搜，這兒所有的人，全給我看上，不准走掉一個。

林：（衆流氓剛欲走去，青虹突然將手槍攔住他們。）

虹：（厲聲地）誰敢進去，我就打死誰。

劉：大小姐，你不能這樣，我奉的是四爺的命令，四爺要我們怎樣幹，我們就是怎樣幹，我們是不能違抗四爺命令的。

虹：胡說！我一個人做事一人當，不准你們亂抓我一個朋友。你開口四爺，閉口四

爺，四爺在什麼地方，我同你見他去得了。

（白次山帶着滿臉的憤怒，持槍自門外奔進了，青虹一見大驚

白：（憤怒大罵）好東西，你還有臉來見我嗎？

虹：哼，我臉倒是有的，我可是再世也不願意見你了。

白：糊塗東西，真不是好娘養的，你搗了幾個月的亂子還不夠，還要把我的重要文件偷去，想起來，我真恨極了。我養了你這麼大，我什麼時候錯待過你，你這樣惡毒的來對付我，你究竟是什麼居心，你要我活活的被你這大逆不孝的東西活活氣死是不是，青虹？

虹：我爲了國家，爲了民族，你懂得什麼東西？

白：你把我的文件偷到什麼地方去了？快給我拿出來！

虹：我沒有。

白：沒有？你還在裝什麼瘋？你再不答應拿出來，我要你的命！

虹：我不是對你說我沒有嗎？

白：你真的沒有？

虹：我真的沒有。

白：你騙誰？

虹：我就騙的是你。騙的是我做了漢奸的叔父。

白：（怒極）該死的東西！我還留着這條鬼命來幹什麼？

（轟然一聲，白次山一槍向青虹打去，站在青虹身畔的林建平，一見白舉手開槍，連忙把青虹向旁一推，不料槍彈正打在林建平的胸膛，建平倒在地上。青虹的右手也同時受了傷，她槍也被擊落在地，青虹忍着痛去拾槍，早被劉濟成搶去了。

（劉濟成一見如此，連忙率領大眾向屋後奔了過去，頓時屋前屋後便起了一陣大混亂，槍聲，罵聲，喊叫聲，什物的擲彈聲，混和着便形成了一場悲壯的大

格鬥。)

(受了傷的青虹，眼看倒在脚前的建平，還在血泊中痛苦的掙扎，他心裡悲憤極了，他俯身下去，把建平的頭扶了起來，建平已經祇有微微的一息呼吸了。)

虹：(很悲痛的)啊！建平，建平，我親愛的朋友啊！我的偉大的生命，就這樣的結束了嗎？你慢一點兒離開我們吧。這幾個月我真是對你太冷酷了，我不是不知道你對我的熱情，不是不知道你對我的摯愛，不過，朋友啊！我要請你最後一次的原諒！我，我爲了我們的運動，我却不能不那樣的對待你，請你慢慢的離開我們吧，埋藏在我心坎裡最後的一句話，我還沒有對你說的，你好好的聽着吧，我……我……我是愛……愛你的。(建平忽然斷氣死去)呵呀：建平——建平——你就這樣離開了我們嗎？好！讓那些無恥的漢奸來喝我們青年們的熱血吧，讓那些無恥的賣國賊來殺戮我們青年的生命吧。看他們就能把我們成千成萬的

青年殺得完嗎？建平，你放心的微笑着死去吧！你的熱血沒有白流，馬上就有人踏着你的血跡，去向那批走狗漢奸和賣國賊討還我們的血債的。你放心的去吧！我們的抗日戰爭馬上就會爆發起來的。

（打傷打倒，但他們還是氣焰冲天的鬧得很兇的樣子）

白：把這該死的東西抓起來跟我走。

（兩個流氓把俯在地上的青虹一手抓起了，青虹掙扎，）

（衆流氓將王太太與朱竹君細着推了出來，朱王拚命掙扎，衆流氓怒打）

劉：（叱問）還有人呢？

流氓：那些小子跟我們對打了一陣全逃光了！

白：（驚問）那末，文件呢？

流氓：也全被那些小子帶走了！

劉：真都是他媽的一些飯桶！

王：（拚命掙扎，將手掙脫，怒指次山）好，你們這些漢奸！你們這些帝國主義的走狗，你們一點人性都沒有，你們一點天良都沒有！難道說你們不是中國人嗎！好，你們打吧，你們殺吧。可是我們全中國的救亡戰士是你們打得完殺得完的麼！

朱：（接着憤罵）對啦，我們救國的戰士是被他們殺不完的！（轉對衆漢奸）你們這些無恥的漢奸！你們以爲殺死我們幾個人，就可以消滅了我們全國的抗戰救亡運動嗎！你們簡直是在做夢！你們待着瞧吧！我們幾個人，雖然死了，可是我們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馬上會起來跟我們這些無恥漢奸算總帳的！跟你們的外國爸爸算總帳的！打死危害國家民族的漢奸！

（餘人跟着怒吼了起來，掙扎，揪打，怒罵，整個舞台揚溢着悲壯的氣氛）

——幕落——

抗戰戲劇叢書

- | | | | |
|---|--------|------|--------|
| 一 | 米 | 洪深著 | 實售二角 |
| 二 | 前夜 | 陽翰笙著 | 實售三角五分 |
| 三 | 李秀成之死 | 陽翰笙著 | 【待出】 |
| 四 | 塞上風雲 | 陽翰笙著 | 【待出】 |
| 五 | 抗戰獨幕劇集 | 洗羣著 | 【待出】 |
-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